

青年文艺

第二期



M.C.(P) 1656.



目 錄

有關深入生活問題	2
畫展前後	3
談李達的戰鬥作風	4
兩隻鸚鵡的爭論	4
內心的話	5
買鞋要尺寸，批評也要尺寸	5
讀書隨筆	6
談神經衰弱	6
我敬愛的老師	7
多寫多修改	7
做人的道理	8
寓言二則	9
生活在停車場上	10
上吊	13
千冬樓	13
收租院（圖片介紹）	14
誤導（小說）	16
蘇聯見聞錄	19
雜感三則	21
生命的價格	21
傷員就是命令（小說）	22
風波（獨幕劇）	25
美軍不來了	28
編後話	28
鬥爭中的兩姐弟（收租院泥塑）	封面
有壓迫就有反抗（收租院泥塑）	封內
前進吧（收租院泥塑）	封底



出版者： 人民文藝出版社 | 地 址： 11-B, Pekin Street.
Singapore 1.

編 者： 青年文藝編輯部 | 出版日期： 1970年3月31日。

承印者： 東藝印務公司 | 定價叻幣三角

有關深入生活問題

— 藝志 —

生活是創作的泉源，這句盡人皆曉的話，成為作者創作的指南針，故老作家經常指示青年作者，應深入生活，才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但生活的範圍很廣泛，有些生活地方是存着社會的主要矛盾，有些生活場所是留着次要矛盾，故作者所反映的生活，是應注重社會的主要矛盾，若是放棄主要矛盾不寫，而僅敘述次要矛盾，使讀者無法摸到時代的脈搏，聞到社會的氣息；喪失了文藝是時代的號角的價值。

以一般上來說，作者所寫的題材，多數是離不了他的生活範圍；譬如說，智識份子所創造的作品，多數是以教師、學生和文人學士做為描繪的對象；工人作者所鑄製的作品，多數是反映工人階級的生活情況；經常在歌台舞榭出入的文人，所彫塑的小說人物，多數是歌星、舞女及娼妓等等。所以，我們閱覽一個作者的作品，除了能瞭解其思想感情外，尚可知悉他的生活環境。當然也有些騷人墨客所寫的題材，是超出他的生活範圍，這是他們根據道聽途說的新聞或故事，以及書籍的材料，再加上自己的想象，而創作出來的，但由於這些題材不是自己親身體驗，故寫起來，常欠逼真與生動，沒有生命力。

有些青年作者，讀過進步書本，並受進步政治的濡染，具有正確世界觀，故擬撰述改革社會和為人民服務的作品，但因自己既沒有深入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又不敢參與進步團體的鬥爭，無法反映工農群眾的不幸遭遇，也不能描繪進步團體鬥爭情況，故寫不出優秀的作品。

筆者見過某些黃色作家，以搜覓創作泉源為藉口，時常逛「歌台舞榭」和「尋花問柳」，如有人這樣指責他：「作家是要改革社會，教育人民，怎可整天花天酒地，過着如此荒唐的紙醉金迷生活！」他們就振振有詞地辯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爲了要反映舞女和娼妓的生活，所以才去舞廳妓院，這有什麼好非議。」乍聽之下，是頗有道理，但慎思一番，則覺「似是而非」。我們應該這樣來看問題：文藝不是爲少數人效勞，是爲絕大多數人民服務。衆所週知，工人與農民是佔我們人口的最大多數，而工農群眾又是受到最重的剝削和迫害，同時工農群眾也是創造歷史的先鋒隊，因此我們服務的主要對象是工農群眾。那些浸迷於歡場的作家，爲何不深入工廠及農村，去喚醒和團結工農群眾，把他們的悲慘生活反映出來，闡明他們受苦難的主要因素，是遭受資本家的剝削和蹂躪，指出他們應走的道路，以臻達改善生活。至於妓女的數目，跟工農群眾相較，是小巫見大巫，更何況妓女除了有部份是因受拐騙，才被迫賣淫，是值得同情與拯救；但有些是因怕喫苦，不肯做操勞工作，甘願出賣肉體，咎由自取。再說，娼妓問題不是社會矛盾的主要癥結，祇要腐朽的社會被剷除，建立起健全的新社會，娼妓便會被殲滅掉。

俗語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本是思想純潔的人，倘終日躑躅於秦樓楚館，在色情氣氛的熏陶下，久而久之，其思想亦會日益墮落，此際他所撰述的作品，必是洋溢着頹廢與黃色的情感，不但無益於人民，反而只有麻痺讀者的頭腦。

所以，照這樣的情況來看，就算作家去「眠花宿柳」，是真心爲了要反映娼妓的生活，但也僅能說是削足適履，誤己害人的笨舉。

必須加以澄清的，是筆者反對那些專徘徊於「花街柳巷」，而不去接觸工農群眾的文人。我們知道工農群眾是推移時代巨輪邁進的原動力，但有些人認爲祇要深入工農群眾的生活，便可不必參與其他階層人們的生活；相反的，筆者認爲倘能越廣泛地深入更多階層人們的生活（色情場所例外），便能汲取愈浩淼的創作泉源，作品就越有價值。

畫 展 前 後

成章

(一)

楊子江是目前馬華畫壇最負盛名的新潮派畫家。他所畫的畫全部是以一種亂塗和超現實主義的手法畫成，譬如畫一個小孩吧，一定是頸子長長，頭大大，身小小，四肢瘦瘦，一雙眼睛大得出奇，據他說這就是表示小孩的肚子餓了；又譬如畫一個少女吧，一定袒胸露乳，穿着迷你裙，——這就是新潮派畫家的傑作。

楊先生又是在本地一間很有名望的中學擔任美術科主任，近來春風得意，又撈到了一個某美術學院的副院長。提起楊先生，簡直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同僚們都稱讚他是本紀最偉大最大胆的新潮派、抽象派、現代派畫家。

但是，以鼎鼎大名的楊某，在一年一度的馬華畫壇上却不見名傳，這不免使到楊先生又生氣、又悲哀。

「唉，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馬華畫壇真個要衰落了；幸而還有楊某人的大作，在寂寞的馬華畫壇激起浪花，否則——唉唉，唉唉……」

楊先生經常向其同僚們如此嘆息着，彷彿馬華畫壇再也振作不起來，除非他親自出馬。

(二)

楊先生不但是個畫家，而且還是一個演講家。白天，他忙在學校，晚上，他忙於召開座談會，到處宣揚他的才華。

楊先生老早就有意思開個畫展，可是畢竟因了其他原因而沒實行。那天晚上，當他正在座談會上發表談話時，恰巧碰到印象派大師吳用也在座，於是會後楊子江就同吳用談起了開畫展的事。

「吳兄，您開過畫展，對這方面相信比小弟內行。不瞞您說，小弟也正想開個畫展，您意下如何？」

「開畫展？哈哈，很好，小弟也有這意思。不過，目前還有許够困難，要不，我早就開第二次畫展了。」

「什麼困難？」

「第一：作品方面，數量要越多越好，至於內容方面，一定要立異標新，越離譜越妙。」

「第二：經濟方面，只要有錢，什麼都行……」

「錢，不要緊，我有私人儲蓄。」

「嘿嘿，第三：開個畫展，除了出名，還有一樣更重要，那就是『賺錢』。」

「哈哈，妙哉。吳兄想得真週到。」

「還有，還有，我們一定要大事宣傳，俾使人人來參觀，同時增加一項入門券，每張二角，這下子，

我們可賺一筆錢了。」

「哈哈，哈哈……」

(三)

楊子江和吳用兩人聯合畫展終於展開了。

還不到下午一點正，一個個花園和花籃都分列門外兩邊，有教育界的、藝術界的、政治界的，可真熱鬧。

一群群穿白衣白褲或白裙的男女學生湧進了大門，然而，看來看去，只見學生和其同僚，以及幾個外人，連個參觀的人都沒有，這場面和門外的花園成了個強烈的對比。

然而，楊子江還是興奮的。爲了知道「觀眾」對作品的反應，他特別走進一群正在議論着的學生中去。

「唔，這叫什麼畫呀，簡直莫名其妙！」一個小學生大聲向其他人說。

「哼！後生小子懂什麼藝術？」楊先生在心裡咕噥着。

「你們看！這張畫題名『父與子』，你們可看到父與子？」

「沒有啊，只有一片紅一片綠，那是什麼？」

「馬屁呀！」

接着一陣哄堂大笑，氣得楊先生，滿身像蟻咬到一樣不舒服，不過他還是耐性的聽下去。

「怎麼個個女人都穿無上裝的？」

「敢情是作者患了『色盲症』吧！」又是一陣大笑。

「混帳！混帳！簡直是拆我的台。」楊先生氣得差點『丟他媽』的出來。

「白花二毛錢來看這種低級趣味的作品，倒不如回家去睡覺。」

「是啊，走吧，再看下去我可要反嘔了。」

「走吧！」

於是一個又一個走了，剎那間，整個會堂變得寂靜起來。楊先生和吳用對視苦笑。

(四)

一星期後，批評這次畫展的文章在報刊上出現，大意是說這次畫展實在令人不知所云。又有另一位作者大罵楊子江『吃錢』，設了這麼一個入門券，給他刮去了一筆小財。

這些文章楊子江都看到了，他雖氣，可也沒法子。終於只好去當他的副院長，去畫他的天真可笑的『亂塗畫』。

李逵的戰鬥作風

何祥木

愛看水滸傳的人很多，知道李逵的人也很多，但是，研究李逵戰鬥作風的却很少。事實上，在水滸傳的108名梁山好漢中，李逵的戰鬥作風是最富有自己的特點的。水滸傳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漢劫法場」一幕，把李逵的戰鬥形象，描繪得活龍活現，是最能說明李逵的戰鬥作風的。爲了讀者的方便，姑且抄些下來：

「一個彪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掄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只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

來：「戴宗曾說，一個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個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里肯應，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砍人……。這個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晁蓋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里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據1954年人民文學版、《水滸全傳》）

這一段的描繪，抽取其精華來說，不外是顯示李逵戰鬥作風中的這兩個方面：

兩隻鸚鵡的爭論

(寓言)

錄

有一天，在某極尊貴的大官的豪華客廳里，兩隻鸚鵡看主人不在，爭論着誰最值得主人的寵愛，老鸚鵡最先道：

“我雖然年紀大了一點，但論靈巧不減當年。而且，我學主人講話的歷史最長，學的話也是最多的，學的最像樣更非我莫屬，誰能比得上我呢？”

那隻樣子較丑的鸚鵡當然不服氣：“慢着，論學話的日子，當然是你較長，但如果論學話學得最快，最努力，就非我莫屬！我因爲比較遲才收養在這里，很遲才學主人講話，但我在短短兩三年內就把你九年學到的話就學完了，你算是什麼東西？”

老鸚鵡聽了當然也不服氣：“

別充好漢，你忘了，當初主人要收養你的時候，你是多么不馴服，盡跟林子的野鳥鬼混，成天呱呱叫，鬧得主人終日不安寧。誰都知道你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哼！”

丑鸚鵡反齒相識：“你別老氣橫秋，當初是咱們主人找不到更好的鸚鵡，而你當初又那么馴服，主人才收養你的！要是當初有我在，看你還有今天？！嘿！”

“你，你，你簡直無恥！……”老鸚鵡氣得說不出話來，真想飛過去啄牠的對手。正當牠們要爭鬧下去時，主人進來了：“你們在鬧什麼？誰不都是一樣的東西！以後更要努力學話，不許再爭吵！”於是，兩隻鸚鵡就乖乖地靜下來了。但是彼此都懷恨在心，怒目而視。

(1)人家披甲殺敵，他却要脫得赤條條上陣；人家攻敵以不備，他却要一面大叫大嚷、一面掄起板斧。

(2)他的殺法是：一味砍去或排頭砍去，「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殺人」，不「來聽叫喚」。

對於李逵的這種戰鬥作風，水滸傳上是早已有評語的。神行太保戴宗，就曾總結李逵戰鬥作風的優缺點。對於李逵的「第一個出力」，奮勇殺敵的表現，他給以「敢勇當先」的評價；對於李逵的「莽撞」、不問青紅皂白的表現，他給以「愚蠢」、「不省理法」的評價。其實，「不省理法」，才是李逵的嚴重缺點，用現代話來說，便是不照顧具體情況，不照顧大局、不照顧原則。水滸傳上，這類例子有的是：李逵老娘葬身虎口，便是李逵不照顧具體情況的例子；李逵打死殷天賜，害得柴進失陷高唐州，便是李逵不照顧大局的例子；「梁山泊好漢劫法場」一幕，李逵「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殺人」，連托塔天王的大聲制止，也不聽叫喚，便是他不照「替天行道」原則的例子。

在戰術上，李逵的這種戰鬥作風，好像是沒有繼承人的。水滸傳上，雖然有個李鬼，但他畢竟是僞李逵，幹不來大事業，只能幹一些「剪運劫單人」的小勾當。結果，連自己的生命也保不了。但是，在文學上，李逵的這種戰鬥作風，却是大有繼承人的。只要看看現在一些人的文章，絲毫不照顧是否會授人以柄，只求暢所欲言；只要看看現在一些人絲毫不照顧是否會顛倒了敵我關係，只求攻人之不同，便會恍然大悟的。其實，他們正是繼承了李逵的「脫得赤條條」上陣，「火雜雜地掄着大斧」，「一味地砍將來」、「排頭兒砍將去」的傳統的。

內心的話

鋼鋒

書我是喜歡的：不論小說、詩歌、雜文、論文……只要它的內容是健康的，反映現實的，鼓勵人們堅決地、堅強地、勇敢的向着艱苦的道路去奮鬥的書，我都很喜歡去閱讀它，為的是它能够教育我們成爲一個像樣的青年。

× × ×
沉悶的環境，痛苦的遭遇，內

心的刺激，最容易促使一般意志不堅，認識不清的人，尤其是青年人，不自覺地走上自由散漫，悲觀失望的路，卒至不能自拔。這對於他的前途非常危險，也極可悲。但這個時候，朋友間彼此互相規勸，互相鼓勵，互相幫助，互相照顧，互相溫暖，這是極需要的。這是極可能使他重新振作，重向光明。友誼的可貴崇高也就是在這里。

× × ×
有的人，當他在工作中，或學習上，一旦有了一點小「成績」的時候，就周身浮動，感到飄飄然。尤其不行的是，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盛氣凌人。抱着這種態度的人，結果會逐漸的把他自己吊在空中，不和人家接近，人家也不同他合作，反而和他爲難，使他到處碰釘子。這樣他還有什麼前途可談呢？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有犯這種錯誤的人，應該及時校正，改用一種謙遜的，和氣的，友愛的，寬宏大量的態度去

對待人。正如孟子說：「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道理。也只有這樣，人家才會和你做朋友，和你合作；這樣才會有前途。

× × ×
教育能够使鬼變成人，這是對的。所以教育工作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是一點都沒有誇張的。

敬愛的老師，你看：你的學生經過你循循善誘，細心撫育之後，一個一個從你的懷抱里出來，投身膠林、田野、工廠、礦山……爲社會的繁榮進步而日以繼夜地努力工作。這是你應該感到興奮與快樂。

× × ×
因爲我的路是崎嶇不平的，所以我經常在警告我自己；必須要經得起考驗，不怕風吹，不怕雨打，才能爬過高山，越過大嶺，而抵達彼岸。我抱着興奮的心情來走我的路。因爲魯迅先生說：「路是人走出來的。」

買鞋要尺寸

批評也要尺寸

旁觀者

有一則古代寓言，這樣流傳着：

有一個人，他在家裏先量下了自己腳板的尺寸，然後匆匆忙忙地趕向市集，購買鞋子。到了市集後，他才發覺「尺寸」被遺忘在家裏。於是，他只好轉身回去拿。當他拿了「尺寸」，再趕到市集時，賣鞋子的早已收檔了。

聽過、讀過這則古代寓言的人，總不免要在心里發笑。

「何必尺寸呢，自己的腳就是最好的尺寸！」

的確，有一類買鞋子的人，是不喜歡「尺寸」的。他們總是用自己的腳來當「尺寸」，不論他們是爲自己，還是爲別人買鞋子。這類人往往津津樂道爲自己買的鞋子舒適、合穿，却一點也沒有想到替別人買的鞋子髒腳、不合用。

和這類買鞋子的人同型的，有一類批評家。他們也是不喜歡「尺寸」的。

「何必用尺寸呢，自己就是最好的尺寸！」

這類批評家，總是把自己的喜怒，列爲評價的最好清規，把自己的愛好，作成衡量的最佳戒律。凡是破壞清規，觸怒自己的，都是「反動」的言論；凡是違背戒律，不是同好的，都是「背叛」的行爲。

像不喜歡尺寸的買鞋子的人，往往替別人買下了不合穿的鞋子一樣，這一類不要尺寸的批評家，他們抨擊別人替黑暗作宣傳的宏論，也往往成爲吹毛求疵的責難。他們都在走着違反客觀「尺寸」的共同道路，因此，他們也就犯着給人民帶來損失的共同錯誤。

買鞋要尺寸，批評也要尺寸。買鞋的尺寸，須符合實際需要鞋子的人的腳板。批評的尺寸，則要符合客觀的群衆利益的原則。不以實際需要鞋子的人的腳板當「尺寸」，買的鞋子必然不合穿。不以客觀的群衆利益作「尺寸」，批評的偉論自然要成爲損害人民利益的瞎扯。

聽過、讀過古人買鞋的寓言的人，總不免要在心里發笑。但，發笑之後，可以想一想！

讀 書 隨 筆

黃丕

很多人都說，魯迅是思想家，革命文學家，……總之，偉大，好！這樣一來，讀魯迅的著作，就成了一種風氣，是很時髦的事情。不過只是埋頭讀，是沒有人會知道的，於是乎摘魯迅的名句，也就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玩意了。

我生長在這個什麼都講究流行，講究時髦的社會，也就省吃省用，買了幾本魯迅的著作來學學時髦。不過到底也還是不夠的，於是我也要摘一些魯迅的名句來用用，這樣一來，我也就很時髦的了。

「在廣州的一個學者說：“魯迅的話已經說完，「語絲」不必看了。”這是真的，我的話已經說完了，去年說的，今年還適用，恐怕明年也還適用。但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廿年之後……」這是收在「而已集」中公理之所在一文中的第一段。這文章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廿二日「語絲」周刊第154期上的，距離現在已經42年有餘了。

現在，我們來看42年前的文

章，雖然時間上已相差42年，還好這篇文章非常淺白，讓我們能夠很容易的明白作者的意思。「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廿年之後。」

可是事實到底有沒有和魯迅的“誠懇地希望”一樣呢？讓我們再來讀一讀魯迅的另一篇「可惡罪」吧：

「這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以為法律上的許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語，只消以一語包括之，曰：可惡罪。

比如，有人覺得一個人可惡，要給他吃點苦罷，就有這樣的法子。倘在廣州而又是“清黨”之前，則可以暗暗地宣傳他是無政府主義者。那麼，共產青年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黨”之後呢，要說他是C P或C Y，沒有證據，則可以指為“親共派”。那麼清黨委員會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則只好尋些別的事由，訴諸法律了。但這比較麻煩。

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才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為“可惡”，這才終于犯了罪。

許多罪人，應該稱為“可惡的人”。」

這一篇也是收在「而已集」中，發表于1927年10月22日「語絲」周刊第154期上的。距離現在也是有42年了。

42年後的我們，來看42年前的文章。雖然，時代已經不同了。42年前，魯迅所寫的他那時代發生的事情，但我們在42年後的現在讀起來，却還是令人感慨不已，彷彿在我們身邊也曾經有過類似的事情發生。

唉！魯迅魯迅，你42年前的「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廿年之後。」的誠懇希望落空了，你在42年前所寫的，還適用42年後的現代社會，這是你的悲哀？還是我們的悲哀呢？

談 神 經 衰 弱

莊英

中國有一個故事，說一個神經衰弱的人，去朋友家喝茶，壁上的弓倒映在茶里，這個人疑為蛇，緊張極了——這就是「杯弓蛇影」成語的由來。

本年一月廿九日，星洲日報汶萊訊里，也有一則杯弓蛇影的新聞：那是說中國製造的一些什錦干菓被當局沒收，理由是菓子盒封面上，印有天安門和持着紅旗的人群……

這個時代也確是一個動盪的時代，到處遊行、示威、罷工、罷課、上台、倒台……走馬燈似地來來往往，這類事看多了，真弄得某些人神經衰弱起來，想到紅旗，就怕得要死，看到天安門，就驚慌失措。要想從這個世界上抹去天安門，搶掉紅旗，又簡直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力。想裝駝鳥，可恨科學又這麼發達，廣播電台整天又那麼紅旗紅旗，革命的旗……隨時隨地都可以收聽到。真是沒奈何，愚民政策是條生了鏽的鎖匙，再也關閉不住人民的知識交流了。

既然是這樣沒奈何，難道就索性讓紅旗到處泛濫麼？當然不行，也不甘願，於是乎，就有沒收菓子盒的滑稽行動出現，接着下來，敢情女人穿的紅衣、紅花布、頭上戴的紅花，人身體里流的紅血液，全要禁止，那實在太危險了，紅、紅、紅……呵，天呵！……

如果是神經衰弱到了這個境界，那麼他已經是神經錯亂了。

我 敬 愛 的 老 師

厲

當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最敬佩的是一位教華文的葉老師。他不只學問好，書也講得好，同時更能談一些歷史人物的事蹟來激勵我們。

有一次，葉老師口沫橫飛地向我們灌輸知識。他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學們這是文丞相流傳千古的名句，宋末元初，文丞相領兵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兵敗，給蒙古人俘虜了。在解送京師的路上，丞相絕食，八日不死。在北京，他坐了三年多的牢，他不理蒙古人以宰相之位誘他投降，嚴守民族氣節，後來給殘暴的蒙古人砍了頭，犧牲了，犧牲得多麼的壯烈，丞相死後，在他的衣服中發現了血書，上寫：「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人生自古誰無死，丞相死得多麼偉大，多麼光榮，

他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英雄，是一位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頂天立地的大豪傑，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同學們，我們不要遇到挫折，就向困難低頭，我們應該同困難搏鬥，越斗越堅強。我們的目光要放得遠大點，千萬不要貪圖小利，不要出賣我們的靈魂。蒙古人用丞相的職位來誘降文丞相，當時文丞相假如接受了，他便又成了元蒙的宰相，又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他堅持民族節操，寧願給砍了頭……

……同學們，我希望你們之中有人能成爲現代的文丞相，當然，最好是全部。」

“哈……”我們笑了，自信的笑了。當時，我的確也會天真的想向古人學習。我非常感激敬愛的葉老師給我的知識。

可是後來，我們又從可敬的葉老師的口中，聽到了一個令人萬分驚愕的消息。

那一天，他顯得特別興奮，也無心教書，先是上天下地的隨便談，後來忘形的告訴我們，他的兒子去年十一號畢業，今年得了獎學金，再過一兩個星期，就要到英國留學去了，等到回來，那自然是乖乖不得了，了不得的。那時，老師心中有着掩飾不住的喜悅，足足花了一節課的時間，來向我們詳細的介紹，到了這時，我們才曉得，原來老師的兒女們在英校九、八、七、六……號的班級中，都各佔有一席位。當時老師還說：“我的孩子每個都很聰明，今年，明年，九號、八號，哈……以後他們都通通到英國留學去。哈……”

“哈……”我聽着葉老師的笑聲，看着他得意的笑臉。我的心很沉重的往下墜着、墜着，一陣莫名的痛苦，我幾乎哭出來，我想問他，但我不敢，我害怕，我害怕葉老師會無情的宣判我的死刑：“華校生沒有前途。”

後來，有一段時期我非常痛恨我那可敬的葉老師。再後來，到社會上做事看多了，聽多了，才知道這社會還有很多跟他一樣的人存在。什麼大文豪、戲劇家、慈善家、教育家、賢達，還不是一樣。這又教我怎樣痛恨得了呢？唉！這一個虛偽的社會！

多 寫 多 修 改

筆動的人才能手快，心細的人才能手巧。快和巧的功夫不是天生成的，是從不斷的練習得來的。

開頭動筆的時候不怕寫不好，誰都經過不好的階段。小孩子學走路要跌交，學寫東西，那有不經過不好的階段呢？

不怕寫不好，這就有了勇氣。聽見了好的故事，經歷了有意義的事情，或者心中有什麼感想和議論發表，就可以動筆寫了。

寫的時候當然不能隨便，要想停當了才下筆，寫好之後，還得自己審查一下，注意以下三點：

先把寫成的東西仔細看一看，想一想，看是不是自己要表達的意思，如果有什麼地方不符合，就得修改，不能放過。

其次，看層次清楚不清楚，一件事情，一種意見，表達的地方都不止一種，無論採用那一種，層次必須清楚，不能顛三倒四的亂說。如果發覺什麼地方安排得不妥當，就得重行整理。就是把全篇的層次調動，重新寫過，也不要嫌麻煩。

再其次，看語句妥當不妥當，把寫成的東西用說話的調子來唸，唸到什麼地方不順口，會叫人家聽不清楚，那就是不妥當的語句，非修改不可。

練習的時候多寫，多修改，就會漸漸地進步了。到後來，要寫就寫，寫成以後也無須多加修改了。

做人的道理

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走向自由——

現在讓我們從正面來討論正確的人生觀本身的問題。首先要談的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在未談到本題以前，我們先來研究一下：「人是什麼？」

「人是什麼？」這不是最愚蠢的發問嗎？誰不知道人是什麼呢？有嘴，眼，耳，鼻，兩手，兩腳，能堅立走路的動物就是人。這還有什麼可以研究呢？但這只是根據人的外表形象來下定義，是最膚淺的非科學的定義，其實還有許多似乎比較科學化而實際上也一樣不正確的定義。如：有人說，人是理智的動物；也有人說，人是「萬物之靈」，是靈性的動物；又有人說，人是政治的動物；更有人說，人是能說話思考的動物等。那麼究竟那一種說法對呢？其實所有這些定義，都只是在某一點上對，整個地說是都不完全對。誰能否認人是理智的動物呢？人類的話，大半是依據理智的，而其他的動物則完全憑衝動過生活。這確是人類和普通動物的一個重要區別點，誰也不能否認的。但理智本身又如何產生呢？今日世界的文明都是人所創造的；人的理智怎會有這樣大的力量呢？一樣是「理智的動物」，而(一)在幾千年前住的是山洞土窟，穿的是樹葉獸皮，交通靠驢子木排。為什麼，現在却是住高樓大廈？穿長衫西裝？交通是飛機輪船？(二)在非洲被斥為落後野蠻，為什麼歐美却被崇為先進文明？可見僅僅抓住理智一點，並未把握住人之所以為人的主要特質。因為理智不是獨立的，它本身是被別種更重要的特質所決定。

他如人有靈性的動物，是政治的動物，是能言能思的動物等等說法。都只是在某一點上對，而實際上却不是完全正確的，因為許多說法中的每一個，都只抓住比較次要的，非決定性的特質，而沒有把握住最主要的決定性的特質。

那麼所謂決定性的最主要特質是什麼呢？

要解答就得把「人」和「生」連係起來講。只有從人的實際生活中，我們才能發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真正主要的決定性的特質，離開了生活去研究人，是得不到具體而真實的認識的。因人一離開生活就變成屍體或木頭人了，而從屍體和木頭人身上當然研究不出人的特質來的。

人是怎樣生活的呢？當然是靠許許多多物質條件來維持生活的，吃的、住的、穿的、用的、行的等等。各種各樣生活必需的事物，便是這種維持生活的物質條件。人要活，就必須有這些物質條件，沒有它們，人活不了，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人生不人生了。因此，這些物質條件對於人生是具有決定性的。

人類怎樣獲得這一切生活必須的物質資料呢？自然是靠生產。除遠古原始時代外，人類社會沒有物質資料的生產，就一天不能生存。事實上，這種生產是從不停止過一分鐘的。

那麼，人類怎樣生產這些生活必需的物質資料呢？「問題的核心」：

這就是問題的核心了。人和一切動物最主要的且具有決定性的不同點，正在對這一問題的答案上。誰都知道，燕子會築巢，蜘蛛會織網，蜜蜂會採花釀蜜，蚯蚓會挖土掘洞。所有這一切行爲，不都是動物的生產勞作嗎？人會生產，動物也會生產；僅僅在會不會生產這一點上，顯然還談不到人和動物不同的特殊性。然而，很明顯的，燕子築巢，是靠它的天賦嘴巴，銜泥銜草所築成的。人類的建築房子，却是靠木匠、石匠、泥水匠、磚瓦匠等等工匠所使用的各種各樣工具和機器，而建造鋼骨水泥的新式洋樓，則要靠起重機、打樁機、升降機、抽水機等等複雜的機器。而所有這一切的工具和機器本身，也沒有一件不是人所製造出來的。其他如蜘蛛靠它的天賦的肚子吐出來一肚子粘性的絲，蜜蜂的釀蜜，蚯蚓的掘洞，都無一不是靠天生的器官去進行，而只有人類的一切生產活動，却無一不是靠自己所製造的工具來進行的。這就是人和普通動物的一個根本的區別。

簡單的重要一句：人無必需的物質資料，就不能生活，沒有生產，物質資料就無從獲得，沒有一定的生產工具，生產就無從進行。因此，人就是靠自己所製造的工具，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質資料，以維持其生活的一種動物。簡單地說：人是製造和使用工具的動物。這是人的最主要的有決定性的特質。至於人的「理智」、「靈性」、「思考」和「政治性」等等，都是在這一特質上表現出來，或是以這一特質為根基的。因為我們所研究的「人」當然是指活人；活人的絕對必需條件是種種的物質資料；而這些物質資料都是靠人自己所製造的工具生產出來的。因此，製造各種使用工具以從事生產，就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決定性特質了。

然而假如以為人用工具生產的意義，僅僅在於滿足自己的物質要求，並可以比那些用天賦器官生產的動物生活得優裕些，那麼人的製造工具就不值得特別重視了。因為用天賦器官從事「生產」，也不一定比用工具生產的無用些呀！所以，人類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意義，究竟並非僅僅限於滿足個體的基本生活要求，而還有更遠大更深刻的意義存在着的。假如我們把人類歷史作一番客觀的考察，從太古洪荒時代考察到蒸汽機電動機時代，也即是從原始共產時代考察到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時代的帝國主義時代，甚至還要

考察到社會主義時代。當我們作了這樣一番完全客觀的，而非從人類主觀自大心理出發的精密考察以後，就會明確地認識到人類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以從事生產，其意義的的確確堪稱是偉大的；它決不只單純地限於滿足各個人的生活慾求而已。請看看下面的事實：「人生與自然」

大家知道，人類最早，是居住在氣候、土質、天氣等等條件最適宜於人類生存的那些地帶的。那就是靠近海岸或沿江沿河的溫熱地帶。因為那時的人類完全不知道生產，他們的生活完全靠採食野生果物和獵取獸類魚類以維持的。而且那時的人類也沒有什麼衣服和其他保暖的東西來蔽體的。所以只有那些天產豐富，氣候溫熱而富於水量的地帶才是最適宜於他們生存的區域。當時，人一離開那些地帶，就等於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條件，他們就無法再活下去；在天產稀少，氣候寒冷，缺乏水源的地帶，他們就非餓死、凍死、渴死不可。這樣，遠古時代的原始人類，完全做了自然環境的奴隸，他們對於自然絲毫沒有駕御的能力：自然（所謂「天」）要他們活就活、要他們死就死；他們對於自然只得俯首聽命，毫無反抗能力。

可是人類並不會甘心一輩子做自然的奴隸，他們時常準備着和實行着跟自然的鬥爭。客觀的實際情形逼迫着他們不去求遠，「聽天由命」和「靠天吃飯」。人口逐漸繁殖，原居住地帶的天產逐漸減少，逼迫他們不斷地向天產較稀，氣候較寒的地帶遷移。在那環境之下，對自然的鬥爭是越來越必要了。人類跟大自然鬥爭的第一次偉大的勝利是他們從長期的經驗中學會了畜牧。從前他們只知道獵取野生的禽獸，由於越捉越少，便設法把他們捉了來飼養着，讓他們不斷的繁殖，人類的肉食就不致於有斷絕之慮了；同時，移居到野生禽獸較少的地方，他們也能繼續生存了。吃的野生植物是越來越少的，自從發明了農業工具，學會了園藝種植之後，他們可以不愁果谷蔬菜這類食物了。而且，他們住在自然條件更貧乏的地方去，也不致於餓死了。

「人是發明並使用工具的動物」：

到了人類發明紡織工具之後，有了衣服和其他保暖的東西，寒冷也不必担心了。發明了灌溉，草枯也不成大問題了。發明了舟船，海洋湖泊就失去其阻隔人類聯絡的作用了。發明了指南針，航行大海不至有迷路觸礁的危險了。發明了電燈，任何黑暗的地方都變成光明了。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機器，開山洞，地道，運河等自然界的阻礙可以克服了。發明了無綫電，在地球上的任何距離都阻隔不了人類的联系了。發明了各式各樣的農作機，新式灌溉和水利制等等，可以根本消除旱荒水災而達到永久豐收了。還有發明了飛機飛艇，世界上的一切高山大洋都不能阻止人類的施行了；而且茫茫的大地，距離也似乎縮短了。

所有這一切事實說明了什麼呢？

是說明從人類發明了生產工具以來，人類是一步步地戰勝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同時他們也就一步步地從自然奴隸的地位中解放出來，一步步地由自然的奴隸變為自然的主宰。人類每一次工具的發明和改進，其意義就是更進一步地解除了自然對他們的束縛，更進一步地擴大和鞏固了他們做自然主宰的權力。

這就是說，人類靠着不斷進步的生產工具之助，不斷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同時也改造了人類自身。從自然的奴隸改造成為自然的主宰，不斷地走向自由。

這裡存在着人類超過一般動物的偉大特質。這裡存在着人生的偉大意義和價值。人類以外的一切動物，他們不會製造工具從事生產，他們永遠只能做着自然的奴隸，根本談不到什麼改造自然，而且永遠只被人類所役使。所以他們是被動的。不自覺地順應着自然。而人類則隨着生產工具的進步，是經常主動地，自覺地，積極地，有計劃地改造自然，而越來越威風地做着自然——連一般動物在內——的主宰。

（待續）

風言二則

狗嘴長不出象牙

·白·

狗看到主人稱讚公雞，心裏很是不舒服，又是非常的妬忌。牠想：公雞既然能夠用嘹亮的嗓子，唱醒太陽把大地照亮，我何嘗不能呢？

於是，在三更半夜時，狗便拉開嗓子，大聲吠叫起來。牠非但不能叫醒太陽，反而吵擾到主人的睡眠。得不到讚賞，却要受打罵。

奴才的下場

老狐狸對虎大王獻計說：「大王，您每天召見一二隻小動物，然後向牠們宣判罪行：搗亂治安，煽動民心……，這樣您就名正言順的吃掉牠們。」

過了幾天，虎大王責怪起老狐狸了：「你的好妙計，反而使牠們對我更加的警惕，還敢造反的罵我暴政為虐。現在我餓了兩天，先把你吃掉再說。」老狐狸哀求着：「大王，我對您忠心耿耿，沒有觸犯您，不要吃掉我吧。」虎大王譁笑的說：「你敢違抗我的法律，不安公守法就得死刑。」

生活

· 在停車場上 ·

明華

(三)

第二天，我果然被調去 Office 問話。一個胖胖的中年人問過了我的姓名，就往文件夾裡抽出幾張紙來，看了會兒，就對我說：「有一個車主控告你，對他沒有禮貌，收了他的錢，沒有開收條給他，現在你犯了極嚴重的貪污罪，照理是應該開除你，姑念你是新人，記你大過一次，你簽個名吧。」他把另一張紙攤開來，「喏，簽這裡。」說完，他就仰後伸個懶腰，咀裡呵呵叫，「什麼？」我非常憤怒地喊着。「哪，哪，你在這裡，態度就已經這樣暴躁，可見你對公衆人士是多麼無禮，簽，快簽。」他圓睜着眼睛，好像要射出來的兩個子彈。我極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然後說：「請問你有沒有調查清楚這個事情？」「調查？」他抽了口烟，然後噴出口霧，「笑話，我們這裡的工作人員六七百個，每天接到整百宗的“控必靈”，每樣去調查，那還得另設專門調查組呢？我跟你說，車主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沒有車主，你們那裡有工作做呵？」我氣到血管要爆炸了，我帶着憤怒到發抖的聲音說：「如果是我錯，任何的處罰，我都甘願接受；但是，你不調查原因，只聽車主一面之辭，就決定我錯，對不起，我不能簽！」我堅決地拒絕。「嘖嘖」，他連聲嘆，「道理倒很會說，可惜，這裡不是說道理的地方。我現在命令你，有不滿意的以後再提出上訴，簽！簽完了以後再說。」他把筆推過來，我捏着筆冷笑地對他說：「如果上司命令我跳樓，那我也得先跳，然後鬼魂才去上訴吧？」「我沒有空聽你的那一套！」他的臉黑了，沈了下來。

這時候，又走進了一個工作人員來，他一進來，就跟這個胖子招呼：「哈囉，密斯德羅拔，叫我來有什麼事情？」羅拔——是這個胖子的名字。羅拔又抽出另一卷紙來，對那個人說：「老陳哪，你做了那麼久，怎麼還這樣呢，想女人嗎？」「少說廢話，大不了，再多簽一個大過。」「嘻，你真爽快。」羅拔咧開嘴笑。老陳在那案子的下角簽了名。老陳看我站在那裡，問羅拔：「這個新人怎樣？」「這個啊，」羅拔拍了一下額頭，「真叫我頭痛，簽一個大過他不肯簽，拼命跟我擺道理。」老陳問了原委就對我說：「

小伙子，這裡沒有道理好說，還是簽了算了。」「簽三個大過就會被開除的。」我記得章程上有這麼一條。「誰說的？」「章程上有註明。」我答。老陳笑了兩聲接下說：「我已經簽了九個大過，今天再簽一個，十個了，還不是這樣，章程？哼，拿去給狗吃！簽了走吧。」這個人的神情很爽朗，有一種吸引力，使你不得不服從他的講話，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自覺地提起筆，簽了名，跟陳出來。「你還沒有吃午飯吧？」陳問，我點點頭。「走，去咖啡店吃。」我默默地跟他走。

吃完了飯，在喝茶的當兒，陳笑着說：「停車場裡不合理的事情多得是，你一個人去跟這個不合理的事件鬥爭，只能是以蛋擊石，吃虧的終究是你，我們寧可收集多些這種不合理的事，做為以後改善的根據。譬如我吧，今天又簽了一個大過，你說是怎麼得來的？」他停頓了一下，「上個星期六，我們的上司出去巡，巡到我那邊，我正好站在樹蔭下，他就說我偷懶，叫我站到太陽底下去，我解釋說，所有的車，我都有收錢，工作做得好好地，為甚麼不可以站在樹蔭下？他怎麼說呀？嘿！他說呀，你怕晒，去找別的工作做，去找有風扇有冷氣的工作做，沒有人挽留你——」他媽的，豈有此理！」我脫口罵了出來。而且，他還給我警告，說我沒有跟他 Good Afternoon，沒有禮貌，再一次這樣，要對我採取行動。你看，這簡直是從何說起。」他苦笑了一下，然後站起來說：「時間差不多了，該走了，拜六你有空來我家坐坐。」他寫了地址給我，我也把我的地址寫給他。「再見！」他伸出手來，緊緊地握着我的手。

(四)

拜六晚上，我如約的到老陳家裡去，陳的家裡已經有三個人，在那兒正激烈地爭辯着，我的來臨，使辯論暫停下來，陳給我逐一的介紹：「這些都是我們的同事，小吳，魏力，王廷。這位就是剛才我跟你們提起的新同事：明華。」我跟所有的人握了手，坐下來，辯論又開始了。

「來，繼續我們剛才的話題。」陳的聲音。魏力，那個瘦個兒，帶眼鏡的，搖着頭說：「總而言之，整個社會沒有改變，任何點點滴滴的工作，都是白費心機的。何況這個部門，人事這樣複雜，人心這麼渙散，怎樣去組織他們？」「照你這麼說，我們什麼事情都不用做了，每個人坐以待斃。」小吳反駁，「再說困難，其實什麼事情，都有困難，問題是在於，你有沒有勇氣，有沒有辦法去克服困難！」「談談是容易，」魏力仍舊搖頭，「我不相信任何的改良方法，同時，我也無法號召人家起來鬥爭，唉，環境，環境……我找不到一條路，我彷徨，過一天算一天，想起以前在做學生時，也發豪言，立大志要做一個有用的人，現在，唉，壯志消磨……。」「你有什麼壯志，

書馱子，你這種悲觀的思想，根本就是錯誤！」高個兒的王廷很嚴厲地叫着：「在困難環境底下，應該看到光明，應當鼓起勇氣，發揮堅韌不拔的鬥爭精神，犧牲了一批，再來一批，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王廷的臉漲得紅紅地。「對！」所有的人都附和他，「在你們這群人裡面，我年紀最大，我看過的世面比你們多，什麼鬥爭，老實說，無謂的犧牲，無謂的犧牲吧了。」魏力喃喃地重覆，然後他懶洋洋地站起身說：「我要走了，不過，老陳呵，我有句忠言要勸告你，不要鼓勵人家去做這種無益的工作，什麼為人民服務，改善生活，難哪。我們工作時候工作，受氣嘛，喝喝酒，也就忘了。」他說完就走了，沒有人跟他說再見。

室內的氣氛靜寂了一下子，王廷首先大聲地突破這靜寂：「他媽的，這種人，無可救藥，自己的事情，自己都不熱心，還要向別人潑冷水呢，簡直是活僵屍！是麼？」他沖着我，我微笑地點點頭。「我說，」——是陳在說話了，「鬥，是要鬥的，不過要善鬥，不能亂鬥，亂鬥的結果，一定全軍覆沒。個人去鬥，力量太小；只有把大多數人組織起來，為一個共同的利益而鬥爭，這樣才有力量，也才有把握改善我們的待遇。」陳說完了，就轉過頭來問我：「我說得對麼？」「對！」我堅決地點點頭。那你可以參加點意見吧？」「不不，我是新的，對這部門的情況不大了解，我還是多知道些事，以後一定參加意見。」「好！」他點點頭，就轉回頭去與小吳、王廷繼續討論。我坐在一旁，靜靜地聽。老陳說：「現在，我覺得，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把工會的領導權爭取過來，掌握在我們的手上。怎樣去達到我們的目標？當然要去組織人員，喚起人們的鬥志，振起人們的信心。這是群眾工作，群眾裡一定有比較積極的人，我們先把這批人組織起來，然後再去爭取比較中間份子。這是我的意見，你們覺得如何？」王廷沉思了片刻然後說：「把積極份子組織成爲幹部，是好辦法，不過，最好能在一個月內，先召集一次臨時的幹部會議，讓大家都明白我們的宗旨。但是，有一點，如果你跟人家說開會，有些人會害怕，所以我提議來一次小型的野餐，一方面可以聯絡感情，一方面趁野餐時，談談組織的問題，在宣傳上會比較方便，也比較能博採衆議。」那兩個人不斷點頭讚好。「什麼地方野餐好？」「漳宜海邊怎樣？」「好！好！」

我喝着茶，心裡面盪着異常激動的情緒，我感覺得這是一個風暴的核心，從這裡開始，反抗的種子在萌芽了，我心裡很興奮，一掃幾天來憂郁的烏雲！

(五)

是一個晴朗的星期日，早上七點多，我就已經收拾停當，趕到首都戲院去會合。在首都戲院前，已經有了十幾位男男女女的同事，三五成群地，好不熱鬧

，老陳、小吳、王廷，「活僵屍」都來了，阿亮在最後五分鐘才慢拖拖地來了。

到海濱後，所有的人都在玩集體遊戲，因爲我是庶務，所以要照顧食物和餐具等雜物，就在一棵大樹下坐着，阿亮不喜歡蹦蹦跳跳，他陪着我談天，看人家玩。

節目的主持人是王廷，他大略談了開場，老陳就站出來——：

「各位同事，難得今天我們有這個機會，聚在一起，我想跟大家討論一個切身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工作問題。

「相信大家都有這個感覺，每天我們把那件工作衣服穿上的時候，我們不是去工作，而是去受罪，我們的工作，並不是最辛苦，建築工友、掃地工友、碼頭工人，他們的工作比我們的不知要繁重幾倍！但，爲什麼我們的流動性那麼大？每個月都有幾十人辭職？我們總覺得停車場不是一個值得久留的地方？最重要就是我們的待遇差，我們工作條件不好，我們一個月賺百多塊錢，餓不死吃不飽。我們的工作，除了太陽晒、雨打，還要受公衆人士的氣，還要受我們上級的無理呵責，這些不合理的條件壓迫得我們精神受不了，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要求改善待遇，是天公地道的！

「至於要求改善生活，要通過怎樣的手段去取得？各位朋友，不要幻想別人會施捨給我們，絕對不會，美好的生活，是要我們團結起來去爭取得！

「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應該決定把工會的領導權奪取過來，掌握在真正肯爲人民服務的人的手裡，這樣，我們的生活才有辦法獲得改善，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大家團結起來，爲奪取工會領導權而奮鬥！

「現在請大家自由發言。」他向周圍點一下頭，很有禮貌地退下。

「工會什麼時候選舉？」座中立刻有人起立發問。「再三個月。」王廷回答。

「我希望老陳和他的未來工會執委，不要再像過去歷屆的執委一樣，成了執委，就被收買去，升巡坐“閹子”，忘了大家的利益。」一個長頭髮的女同事發言。

「我們不是這樣的人，我們是把個人的利益服從於大家的！」王廷回答。

四周報以熱烈的掌聲。在掌聲中，一個臉灰灰的小伙子起來發問：

「停車場部門，本身就是一個臨時的部門，停車場工會八年來，一直無法改善工作人員的生活，現在爲什麼有辦法？」

老陳站起來回答這個問題。

「要改善停車場工作人員的生活，先決條件是：一全體工作人員團結一致。二工會的領導權操縱在真正肯爲大家做事的人的手裡。」

「請問，」一個黑黑小個子站起來，「我可以談一些事情嗎？」他望着老陳，老陳點點頭，一聲「請。」黑小個兒的說：「我希望未來的工會領導人能照顧到這個問題，我們在這個部門，做了五六年，仍然是一個臨時僱員，資方二十四小時之內，隨時可以開除我們，我們沒有保障，這一點非常不合理，希望能爭取我們成爲永久性的僱員。」

「謝謝小黑同志給我們提供了那麼寶貴的意見。」老陳一邊紀錄，一邊道謝。

主持人王廷再度出來，在場中央問道：「大家還有什麼意見儘管提，我們的集體遊戲就將開始。」

這時，「戚戚喳喳」意見四起，零零碎碎，有些說，制服不美，應該換；有些說車主很衰，很愛討女同事的便宜，有些說某個監督很可惡，公報私仇，好「陰功」，怪不得他的老婆要跟人跑……。七嘴八舌，遊戲節目一邊進行，窃窃私語也一路進行。不過大家都玩得很快樂，青春、光明、熱情在這裡迴盪，對於前途，大家充滿了殷切的期待，這個期待，不像霧那麼飄渺，而是伸手就可捕捉到的。從大家愉悅的臉上，可以看見大家的堅定信心，這股青春氣息激動着每一個人，我興奮地站起來，領導大家唱了一首「唱出一個春天來」：

年輕的朋友趕快來，
忘掉你的煩惱和不快，
千萬個青年一顆心，
唱出一個春天來！

(六)

自從野餐之後，整個停車場沸騰起來，所有的人，見面都在談工會、工會。「呵，有一些人準備出來，爲改革我們的生活而奮鬥。」有一些則陰沈沈地：「別急，等他們真的改革了，有真行動出現了，我們才來擁護也不遲。」「你應該關心工會問題嘛，你是老工作人員。」「好的，好的。」

無緣無故，莫名其妙害怕惹事，或隔岸觀火的人最多，表面上他敷衍你，「好的，好的，我一定支持你們，」他似笑非笑地說，一邊跑開了。

我抱着非常熱烈的心，起勁地逢人便宣傳，但是常常碰到釘子，那些所謂老工作人員，最難應付：「喂，小伙子，別費力啦，停車場生活沒有辦法改革的，我做得比較久，看的事情也比你多。你扶那些人上台，他一上了台呵，就把你的利益踩到腳下，做他的官，升他的巡去囉，每個坐“閩子”的，不都是欺騙了我們的選票，犧牲了我們的利益，才坐上那把椅子的？」「總得試試嘛，」我耐心地說，「過去有人欺騙了我們，我們就應該吸取這個慘痛的教訓，不能因

爲過去睜了一跤，就不敢再開步走。」「我說不過你，或許你說得對。」他苦笑了一下，「不過，我一定支持你們。」「不，不，不是你們，」我立刻糾正，「是我們！」「哦，喲喲，是我們，是我們……」

回家來，我不再垂頭喪氣，也不覺得筋疲力盡。我忙得不亦樂乎，除了做宣傳報告外，還要個別去訪問一些比較積極的同事，回來又要做紀錄，把所有的意見和所聯絡過的人記下來，然後訂期到老陳家匯報總結。

工作上的受氣，我覺得是暫時性的，很快地，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將被我們掃除出去，我們將獲得光明，我們充滿了希望，我們洋溢着活力！

(七)

下雨，對於我們來說，是最好的一回事，既沒有炎熱的太陽晒，又可以趁機到騎樓下休息。

是一個下雨天，我在騎樓下，人家的店舖前站着，漫無目的地看。

店裡面有一個老人家，搬出一張椅子，給我坐：「阿哥仔，坐坐歇吧。」「謝謝。」我也就不客氣地坐下。「我看你們的工作很辛苦吶，沒車時，爲什麼不坐坐，一直企個七小時，受得了嗎？」老人家很慈祥，很關懷地說。「我們的規矩是不可以坐的，有車都要企着，有七辦法，企慣，也不覺得怎樣。」「唉，有機會還是找找別的工作做，這個，沒有前途。」老人家好心地說。

談了一會兒，老人就走向店裡，突然，從我背後，閃現出了我的上司，兩粒花的監督，我連忙站起來，他堆着滿臉笑，悄聲問我：「你有沒有錢，借十塊給我，嘻嘻。」「沒有，我只帶兩塊來工作。」我的確只帶兩塊錢來工做。「哼！」他刷地沈下臉，「爲什麼你工作時坐着？」這一招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知道他在存心挑剔，就溫和地回答：「下雨嘛。」「下雨？哼，下雨不工作，你知道公司要損失多少錢？拿錢請你來工作，不是請你來坐。」我心裡想，又不是你拿錢出來請我。「對面的車，你一定沒有去收呵？」他手一揚，指向對面。「下雨，我怎麼過去收。」我儘力捺下火氣，還是溫和地回答。「弟呀，做好好來，不要開玩笑，你常常跑去這邊那邊開會，你以爲我不知道，全個 office 都知道了，你說什麼停車場不合理，要造反，做夢啦。勞工部有很多失業的人等着填補你的席位，我只要呈一張報告，你就吃自己，哼！」他狠狠地走開了。

他的話，像鐵錘一樣地擊在我的心頭，我覺得有點痛，我坐了下去，腦子裡老是迴旋着：「勞工部有很多失業的人等着填補你的席位」這句話。

這一天的雨，下了整日。

(待續)

上

吊

日

在一個淒涼寒冷的夜裡，外面是黑暗的天空，一點星光也沒有，田園顯得一片沉靜死寂，監房裡非常的寒冷。我受不了那種寒氣的侵襲，整夜都不能睡覺，只得坐在木板上；忽然從窗外傳來了一陣悲壯的歌聲，壯烈的呼罵聲……我很明白，法西斯強盜又在幹他們慣用的勾當了，關在死刑所的反法西斯戰士們要完結他們光榮的任務了。

於是我用睡覺的三片木板搭架起來，然後很快地爬到木板上，雙手緊緊窗口的鐵枝，費力地瞧出窗外。

迷糊地瞧見對面那座死刑所，彷彿像一隻猙獰的猛獸，張着大口，想要把全樓的人一概吃光，從它的窗裡湧射出來了極微的燈光。窗內的人影，懂憬往來，一忽兒聚成一團，一忽兒消失，再聚集再散失，這是法西斯劊子手在作屠殺的準備。

然而，死刑所裡那一群英勇反法西斯戰士，還作

最後的鬥爭，發揮他們那大無畏的精神，連續不斷唱歌，呼口號，咒罵……驀地又傳來了從遠而近的一種馬達聲，「糟糕了！」那幾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監刑官、法官）來了。汽車門碰地一聲，大概是鬼子下車。這時又傳來了一陣喧嘩——這是那班幫凶在和他們的賊父的談話。

又過了一會兒，就聽見幾聲雄偉的呼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法西斯強盜！」那明亮的歌聲、咆哮的口號……並帶着激烈的叫喊，混成一片，震動了整個牢獄。

他們是要行刑了，多麼使人萬分的難過，繼而「砰」的一響，這聲音使人毛骨悚然，這正是上吊枱行刑的聲音，也是這群英雄志士斷送頭顱的聲音。當時，我的心腔燃燒着，血液在沸騰着，我的神經快昏亂了，「你們這些萬惡的強盜！殺人的屠夫！難道我們不能報復嗎？總有一天——」。

英勇的志士們呀，你們原是人類的救星，當着日本強盜的橫暴，不忍坐視廣大同胞慘遭日寇的摧殘，所以，毅然地犧牲了可愛的家庭，犧牲了寶貴的頭顱，去幹偉大轟烈的抗敵工作，你們的英勇行動，光榮的名字；到處都受着人類的讚美與佩服，現在日本瘋狂者已經屈膝投降，法西斯已全面崩潰，這就是你們所流的鮮血換來的代價。

干 冬 樓

章
立

「干冬樓」是絞死政治犯殺人機關的馬來話的名詞。這個名詞是在日寇法西斯統治馬來亞三年八個月時期，在牢獄中的犯人聽慣了的可怕名詞；因為干冬樓是殺人的機關，在每一個禮拜日（馬來人拜六）早上九時，都有兩個、四個、六個不定的優秀的抗日兒女上「吊」。上「吊」的情形是非常殘酷的：一個上吊的人，當他被宣佈上吊後，便進入一個可怕的數層鐵籠特別的樓上（這個樓是英國統治時期建的），並加上每時每刻都有一個凶惡獄卒、警察看守着。

在未上吊之前，也享受日寇所謂特別優待的加八塊木炭。到了將上吊的前一夜，便有一盤子米飯，晚上再給你幾條香蕉及兩包臭香煙，這是明天就要與這世界永別的禮物。臨上吊者，向日寇匪徒發出最後憤恨的聲音，大聲地向着各樓以外的犯人叫着：「同胞們！我與你們永別了！同志們！你們替我報仇吧！」有些叫着雄壯的口號：「全馬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日

本法西斯！」英勇的戰士，這是他們向着這個世界叫着最後的呼聲！

第二天的早上四時，便送上二塊用木炭做的炸粿和一杯咖啡，做為最後送別的茶食，這時每一個戰士的心中充滿着悲憤交感的情緒。

在上吊的時候，押着這些優秀的戰士，坐在機關板上，再用一個五十斤重的沙包綁在腳上，用一面布包着頭，以一條手指粗的繩子，綁在頸間，這樣的每一個人綁好後，又經過日寇匪首巡察，是否堅固，才叫一個劊子手到機關板的下面，時間一到，便拉機關板，板落下去，人便一跌而吊到半空了。不過兩分鐘後，這一位戰士便永別了人間。

上吊者在死後，由於有沙包綁在腳下，一吊下來，一個人便長了五寸以上，這無人道的世界，可敬的戰士死得太慘呀！

革命的泥塑

泥塑“收租院”，是中國四川省美術工作者，在實地塑造的一百十四個人物群象。有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每個都和真人一樣的大小。作品是用稻草和泥巴等土料彫塑成的，這種彫塑材料是一樁破天荒的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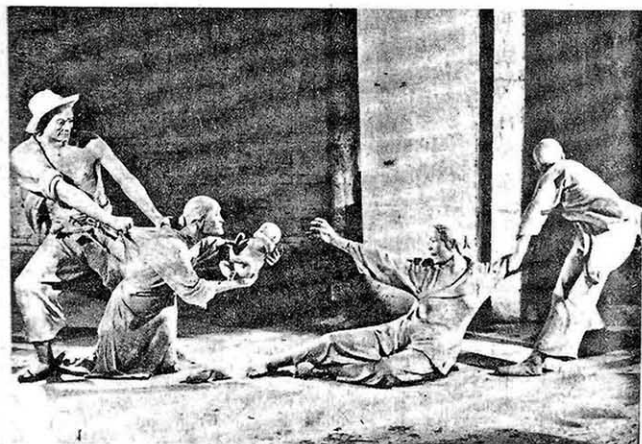
全部作品共分為六部分，即：「交租」、「驗租」、「過斗」、「算帳」、「逼租」和「反抗」。它深刻地暴露了解放之前，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惡霸地主劉文彩，血腥壓榨盤剝農民的事實，以及表現農民的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的英勇事蹟。



三



四



收租院

★ 逼租 ★

- 一：橫蠻無理地硬拖走初產的農婦，去給地主餵人奶……
- 二：老人一生的勞碌，還是一無所有。
- 三：雙目失明的老人被迫將相依為命的孫女賣給女主抵租。
- 四：「一粒米都沒留下，日子又怎麼過？」
- 五：任憑你水牢、地牢，關不住反抗的心！
- 六：被迫得走投無路的婆媳。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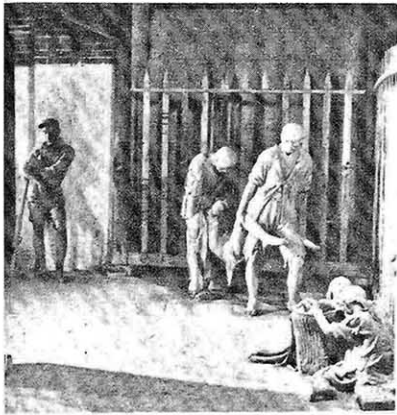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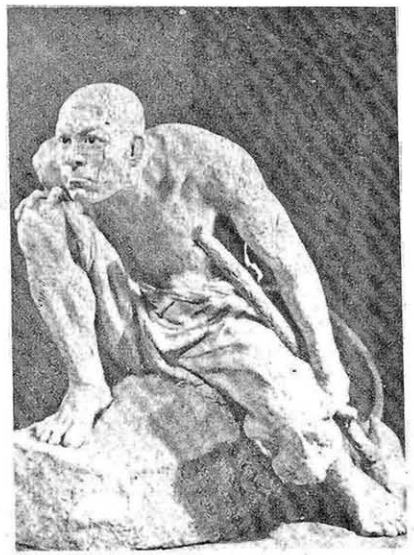
五



六



五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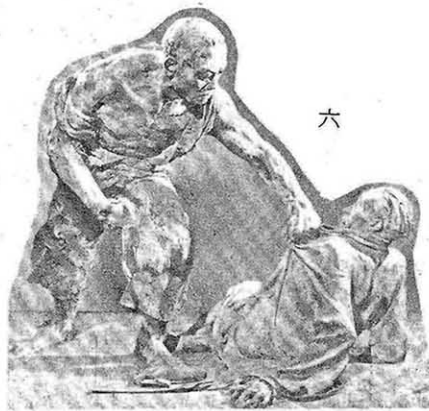
★ 反抗 ★

- (一) 幸福的家庭，被迫得妻離子散。
- (二) 人間地獄——收租院內的地牢、水牢。生者進，死者出。
- (三) 怒火在燃燒。
- (四) 反抗的心在萌芽。
- (五) 反抗的力量快爆發。
- (六) 被壓迫的佃農，開始反抗地主和狗腿子。
- (七) 地主莊園陳列館中收租院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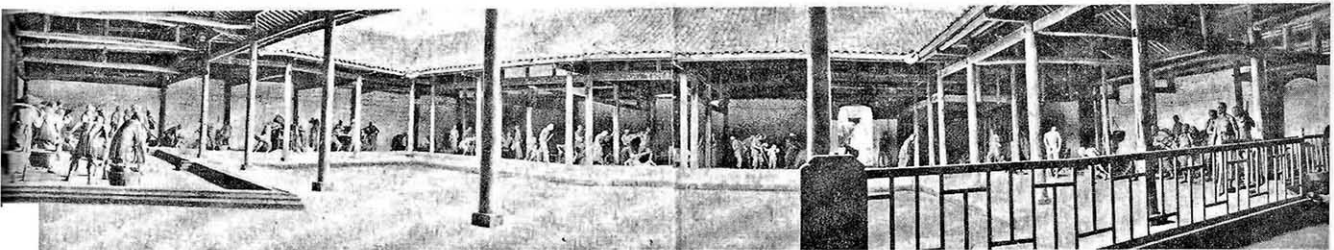
四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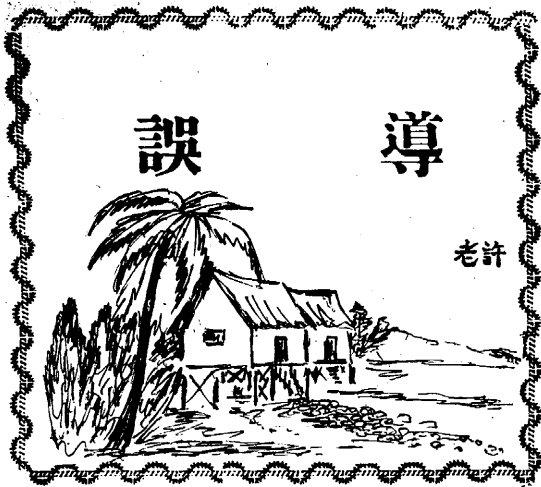


七



誤導

老許



他究竟缺少什麼呢？

究竟缺少什麼？

這個問題一直纏繞着阿古士，缺少什麼？缺少什麼？缺少什麼？

自從和夏麗瑪口角後，他越發不信任自己，聽了夏麗瑪的冷言熱語他覺得自卑。可是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缺少什麼。

上星期夏麗瑪叫他買電爐，其實他的本意並不是要買電爐，因為在他們那個沒有電流供應的甘榜裡，電爐根本無用武之地，夏麗瑪只是叫他買燒糕餅用的火水爐。

「你怎樣用火水爐燒糕餅呢，火燄不是很大嗎？最好還是像往常一樣用椰皮好了。」

「這你就知道了，我不是叫你買燒飯的爐，那個我們不是已經有了嗎？我要的是使用火水的 Oven（英文爐的意思），Oven，知道嗎？Oven？」

「不知道。」

「那就是了，英文五號班的人，連 OVEN 也不知道。」

「有什麼辦法。」

「嘿！你說有什麼辦法？也是你叫我學這樣，學那樣。叫我跟上時代潮流，不要像老祖母一樣當廚娘。」

「是的，你就當這間新屋子的新女性罷！但是我叫我買的 Oven 我的確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它會帶來什麼進步。也好像 Baking Powder（一種製蛋糕的粉）一樣嗎？」

夏麗瑪氣得直頓腳，好像小孩子討不到糖吃一樣，她一聲不出的走向廚房嗎？不是，沒有走向廚房，是走向臥房。臥房里傳來身體擲倒在床上的聲音，接着是隱約的哭泣聲，她一定是把臉埋在枕頭裡。

阿古士沒有辦法，只有讓她去了，他下了屋子，騎上腳車到店里去。在哈密伯的店里喝咖啡，他要了一支打搶嘍的香煙，點上火，看着煙氣緩緩地旋轉，一點兒風也沒有。

X X X

哈密伯的店冷清清。炸香蕉好像初生的小貓躺在大盤里，又冷又軟。他突然想起叫 Baking Powder 的東西，也許夏麗瑪善於用 Baking Powder 做出摩登的油炸蕉，高貴的 Baking Powder 油炸香蕉，這種油炸蕉也許可以耐一整天，不會像初生的小貓一樣在中午打瞌睡。他問道：「這些油炸蕉為什麼軟綿綿的。哈密伯？」

「麵粉。」剛從後面出來的哈密伯回答，他已經張開的口又合攏了。

「昨晚上盡下雨，是嗎？米粉不乾。」哈密姆解釋說。

「哦！要是用乾米粉就堅實，是嗎？哈密姆」

「是的。」

「如果用 Baking Powder 又怎樣？」

「Baking Powder？你以為馬來糕餅也要用這種東西嗎？你的妻子不是知道嗎？做 Kek（蛋糕）才要用 Baking Powder。」

「要是使用 Baking Powder 來炸蕉，要六角錢一條。」哈密伯插嘴說。

那就是夏麗瑪在新婚時叫他買的 Baking Powder 她說她要做 Kek，好像從吉隆坡覺醒婦女訓練班學來的一樣，結婚不久，她就被選派參加在吉隆坡的覺醒婦女訓練班。從那兒回來後，她便沉迷在蛋糕和菜餚上，她燒各種各樣的蛋糕和菜餚，叫買各種奇異的東西。像 Baking Powder，Corn Flour（麵粉）

Self Raising Flour（發粉）和其他的東西。

有一天，夏麗瑪又做蛋糕，但是阿古士做膠回來沒有蛋糕吃，他向夏麗瑪要，她說沒有做成。阿古士不相信，他走進廚房去，看見在血罩底下的碟子里有幾塊蛋糕，他拿了一塊試試看，蠻可口，但硬的像二十四年前新年里老祖母做 Dan（蛋糕的一種）一樣。他再拿一塊，邊走邊吃，這時夏麗瑪來了。

「嘿！你拿那蛋糕做什麼？」

「做什麼？我不是在吃嗎？好味道。」

「硬得像石頭一樣的糕你也覺得好吃。」

「噢！這糕不是用 Baking Powder 做的嗎？」夏麗瑪聽了這話立刻拉長了臉。她走進里面去不再出來，也許她猜想阿古士是在諷刺她。

從此夏麗瑪也再叫阿古士到城里去買 Powder, Flour, 和其他的東西, 但是阿古士知道她會燒很多種糕, 都是用 Powder 和 Flour。夏麗瑪自從由吉隆坡受訓回來便教導許多甘榜少女做各種各樣的糕餅和菜餚, 麵粉、發粉、牛油、菜油、蔗里菓, 以前不被注意的東西, 現在都可以在甘榜里 Mamak Maidin 的店里買到。夏麗瑪自己去購買。

昨天晚上因為火水爐引起爭吵而提到 Baking Powder 的情形看來, 夏麗瑪還沒有忘記以前的舊事。火水爐的風波暫告結束, 但晚飯後爭吵又開始。「的確我不知道你叫我買的是什麼樣的爐。」阿古士說。

「你只要去城里, 賣碗碟的店里, 問問店里的華人, 他就會拿給你看。」

「大概要多少錢？」

「三十塊錢。」

「三十塊錢, 我的天呀! 一個爐子要三十塊錢。」

「也許不必那麼多。」

「就是十塊錢也不應該, 只是一個爐, 一個燒糕的爐, 又不能煮別的東西。」阿古士好像半嘆息似的, 深深地呼吸。「為何我們不停止吃這些奇異的糕?」

夏麗瑪聽了這話氣極了, 臉色也變了, 她不只是生氣而是暴怒, 甚至覺得惡心。

她回答:「如果你不喜歡, 就說不喜歡好了。可是, 這樣久以來是我教會你賞美味的東西, 假使現在胃口不好了, 不喜歡了, 不想了, 我不煮好了, 讓母親去煮吧, 我已經厭倦那煙炭的古老廚房。你也好像其他的人一樣好像這甘榜里的人, 已經習慣與三峇和馬來煎, 煮木薯, 煮蕉樹心, 煮苦瓜為伍, 煮、煮、只是煮, 你當已經習慣吃炸蕃薯、炸香蕉、炸芋頭、炸、炸、只是炸。」

「不是, 不是我不喜歡, 你也知道我是那些蛋糕和牛排的愛好者, 但是, 我們是貧窮的人家啊?」

「這麼久以來就不貧窮嗎?」

「當然貧窮, 今天甚至窮到這個地步, 你不是不知道。我們的家庭太大了, 以前我們使用三腳爐, 我自己會做, 會修理, 如果你要, 我可以每月做一個新的。我們不必要買燒火的東西。假使你不能找木柴, 母親可以幫助。我也可以到樹膠園里去拾取。現在我們已經買了燒飯的火水爐, 每一個月的火水費最少要四塊錢。以前我們吃平常的菜和糕。現在好像縣長, 也許像部長, 天天吃蛋糕, 各種各樣的蛋糕, 天天吃牛排, 形形式式的牛排。不是不可口, 可口極了。可是本錢大啊。」

夏麗瑪已經忍不住了, 她剛想開口, 但是阿古士

繼續說:「或者不久我們必須買餐桌和匙叉, 看來覺醒婦女俱樂部的太太們已經開始常常到來。如果到來一定要嘗嘗蛋糕。我已經知道不久我們需要完整成套的新桌椅、杯盤。」

「好了」夏麗瑪插嘴說, 她已經忍無可忍。「你只是會向我耍花樣, 又說要過新生活, 要乾淨、有規律、要健康。其實你比沙末長老 (To Lebai Samad) 更古板, 沙末本身也已經過着摩登生活, 他年輕的妻子多麼摩登, 你看看她煮食, 穿著入時, 整個家都摩登。」

「不錯, 我不是不要過新生活, 但是像那些摩登的方式並非真正的符合新生活的意義。假如我們貧窮却要過舒服的生活, 那不是很可笑嗎? 我們必須先擺脫貧窮後才可以談到舒服。我們不能學長老, 他有錢, 有園地, 稻田, 又有甘榜居民的捐款。妻子三個, 你不能拿我們和他相比。」

「那麼我應該不如他的妻子了, 可是, 她的烹調方法和摩登的家政知識不是我教給她的嗎?」

「的確是你教給她的, 可是她有錢, 我們沒有, 我叫你參加廣播電台的經濟課程你不要。」

「廣播電台的經濟課程就有錢進嗎? 那一個課程不也是一樣要化錢。收音機的電池費你不算, 我廚房的費用你就斤斤計較。」

「啊! 那些電池總要完的。如果沒有經濟課程我們也一樣要聽收音機。還有, 乏味的短篇小說廣播你也常常收聽。」

「你只是要勝, 你做的就對, 我做的就離譜, 你聽的就好, 我聽的就乏味。」

「不是要勝, 你該仔細想一想, 我們應該根據我們的入息生活, 不能超過這個限度, 假使超過了就破產、負債、受苦, 不久你就要生養了, 我們不能現在吃蛋糕、牛排、牛油、乳酪和牛奶, 而讓我們的孩子將來吃芭姑菜。」

「你以為芭姑菜、木薯苗、菠菜有營養。也許知道炸蕃薯, 炸香蕉都有營養。為什麼死要吃蛋糕, 各種各樣的蛋糕, 要吃牛排, 形形色色的牛排?」

阿古士的腦子非常亂, 亂極了, 爭吵的事已經過去一個星期了, 情勢還是很緊張。夏麗瑪不進廚房, 由年紀老大的母親煮食。夏麗瑪不煮食, 食量也比以前減了, 也許是老人家煮的東西不合她的口胃。可是在她未去吉隆坡覺醒婦女俱樂部及與官太太們交往之前, 她所煮的東西也和老人家一樣, 味道還不錯。

現在, 阿古士常常沉思, 常常在哈密伯的店里喝咖啡。聽別人閒談以消磨時間, 聽他們議論別人, 聽他們談論到領袖, 有時也讚嘆州務大臣那輛異常巨大的汽車。有一個青年辛辛苦苦地帶來一本汽車畫報, 他指給所有在店里的人看; 這就是州務大臣的那種車, 在這個州里只有一個人用它。在吉隆坡也只有一兩個人用, 也許在整個馬來亞里這種汽車還不上十輛。

那青年似乎覺得很光榮。但是阿古士懶於置理，有關汽車的議論一點也激不起他的興趣。他想起自己生活計劃的失敗。以前和朋友集體申請土地的計劃又因政府實施建設新甘榜而告吹。申請參加土地發展也沒有成功，他和朋友們，為要開始實踐過新生活的口號所作努力屢試屢敗。有些青年因為孩子們還小，還有一——其中很多是欠了周圍的債，必須要先付清，總之，各種各樣的阻撓。

在那時阿古士還是繼續忠於他新生活的口號。他定下家庭計劃。那地區的宣傳官是一個具有新精神的青年，他提供各種意見給阿古士，借了一些馬來文和印尼文的書籍給他，英文書他看不懂，因為他只讀到五號班。他父親只留下三依格樹膠園，一間老屋子，一塊三須古依格的屋地和一個老母親給他。他向宣傳官學習新生活的理論，然後參加電台的經濟課程。根據他的見解，自己的三依格膠園，再加上別人的兩依格，是可以妥善的安排一家的生活，並為前途作準備。

現在他備有一本賬簿，先算每個月的收入，支出，和必須儲蓄多少，假使事先沒有預算，他不買新衣，不買食物或其他的东西，也不看戲，他每個月都有固定的收支預算。

他希望減少家庭的開銷，廚房的用費可以縮小，大概在一年前，夏麗瑪開始理家。年輕的夏麗瑪當然比年老的母親更容易理解生活的目的。當夏麗瑪被覺醒婦女俱樂部總部選派去吉隆坡受家政訓練時，阿古士心花都開了，要是將來夏麗瑪懂得選擇價廉而有營養的食物，要是夏麗瑪學會了新式的煮法，味美而不失營養，那麼廚房的費用一定會減少。

他已經很久沒有去哈密伯的店。他的時間都填滿了節目。現在他的家已經改了面貌，渴望過新生活，溝渠的水不再停滯下去，臭味已經消散。屋底的鷄寮移到園地的末端，野草不再長到梯腳，新建的廁所遠離水井，廁所裡備有一瓶殺蟲和蒼蠅的臭水。

以前他答應夏麗瑪用火水爐，是因為他不忍看到他的嬌妻天天沾炭灰，天天洗刷燒黑的鍋釜，那是阿古士還沒有覺得從三角爐到火水爐的改變只是她由吉隆坡受訓回來後各種改變的開始，其實，在未買火水爐之前，他已經開始減少喝茶和吸煙了。

他越想越遠，他覺得這次又要失敗了。他回問自己：「缺少什麼？我究竟缺少什麼？」

夏麗瑪的影子又再進入他的腦子，也許她是因為懷孕而變得態度強硬；胃口不好，精神和身體覺得疲倦，容易生氣，覺得沒有一樣東西順眼和合意。

下午，他回家的時候看見英仄阿茲（Inche Aziz）的汽車停在屋旁路邊。一定是英仄阿茲的妻子又來了，帶來覺醒婦女的一切進步。

他被妻子和三位剛從城市來的太太友善地接待。可是十分鐘後友善變成一場暴風雨。夏麗瑪好像已經向他的同志控訴有關火水爐 Oven 的事。而且那些太

太們已經慷慨的答應三個人合買一個送給夏麗瑪。

「各位太太不必為我們而那麼麻煩。」阿古士說「有什麼麻煩呢，一個 Oven。」

「可是太太們不是不知道，像 Oven 那種東西，對我們這樣的家庭來說並不重要。」

夏麗瑪臉色突變，她要說話，但一位太太搶先說了：

「英仄阿古士，請原諒我說話。我們是好意，我們——包括你妻在內，是要促進婦女社交生活的領袖，不應該讓甘榜的婦女們受苦、整天受煙、炭的包圍。我們已經作了極大的努力，包括你的妻子領導這地區的婦女，使她們張開眼睛知道如何在這個摩登的時代生活。為什麼英仄阿古士不但不助一臂之力，甚至一點也不同情自己的妻子。」

「原諒我，太太，看來我們所討論的事情是我的家事，與婦女進步根本無關。」

「不用生氣，英仄阿古士，我們一點也不想干預別人的家事。但是英仄應該知道，那一個家庭沒有婦女？」

「我並不非議太太們促進婦女進步。我所不高興的是別人買像Oven一類的東西給我妻子，無論它是什麼東西。」

三位太太和夏麗瑪都搶着要發言，但還是阿古士先了一步，他說：

「你們不是不知道，你們這種方式並不是叫做領導，而是毀滅，太太們能夠買多幾個，能夠有多少好像 Flour、Powder 這類的東西給像我們這樣的窮家庭呢？你們知道嗎？我和這甘榜里的年青朋友們計劃改善我們的生活方式。太太們試想想看怎樣才能使我們縮小用費而能夠得到營養和健康，怎樣才能妥善處理家務而不必太太們自己化錢購買不適合我們社會和生活的東西給你們所領導的人。」

「那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不是照顧每一個會員的廚房。」

「假使是這樣，那麼也請不要干預我家庭的廚房事務，我會和我的妻子解決有關 Oven 的事。」

夏麗瑪雙手掩臉，站起來直奔入內，丟下客人們，這些高貴的客人也下樓不辭而去。

阿古士覺得一身都舒服了，他覺得他的疑問已經得到解答；他並沒有缺少什麼，他自知很難哄動夏麗瑪，但是他也知道夏麗瑪不會爬上像她的那些朋友們的階級，夏麗瑪不至於不了解他對那些太太們所說的那一番話的目的，她們所追逐的進步並不適合貧窮的甘榜婦女。現在必須先向甘榜的貧窮進行鬥爭。甘榜的婦女假使不事先擊潰貧窮而去追隨那些太太們所說的進步，實則是一種崩潰。

第二天，不再看見阿古士在哈密伯的店里，他只是在家里吃炸香蕉，「結實而不滲粉質；便宜而可口」，他和夏麗瑪這樣說。

蘇聯見聞錄



一個海員

前言

說到蘇聯現在的情形，我想讓我先來回憶一下：從一九六〇年開始，我的工作就好像和蘇聯結下「不解緣」。一九六〇年，我任職在一艘屬於英國倫敦油船公司的輪船，任務是從蘇聯輸送原油到古巴去。那時候的蘇聯，還有點社會主義的味道。在黑海沿岸例如敖得薩、巴統、諾伏羅斯斯克等地，隨處可以看到樸素的工人、農民、爽朗的年青人和天真活潑的紅領巾。但這種情景從一九六一年開始變化了，以後就有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新經濟體制」 青年日墮落

現在的蘇聯人民怎樣呢？我看今天的蘇聯人民在蘇聯所推行的什麼「新經濟體制」底下，有不少人漸漸走上墮落的道路，特別是年青的一代。在這里我要先說明一下，我們任職的船，是一艘英國礦沙船，任務是從世界各地把礦石運回英國。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這段期間，把礦石賣給英國的其中包括巴西、秘魯、加拿大、西班牙、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及東非、西非、南非等地。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把礦石賣給英國的國家已經寥寥無幾，到了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就更加可憐，只有蘇聯、加拿大和西非一兩個國家吧了。什麼原因呢？有人說英國窮，沒有錢給人家，只有將一些過期的物資和人家作交換，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總之情形就有些不對。蘇聯賣給英國的礦石，看來有點像幼沙，不過黑得發亮，沒有沙泥混染，而且不太重，有位工友說是「錳」，這些我們不懂。而我們所知道的是蘇聯人似乎很喜歡那些別國都認為毫不可靠，搖搖欲墜的「英鎊」。

黑市兌外幣 阿飛做生意

當我們來到蘇聯北部的一個大城市摩爾曼斯克的時候，偷空到街上去走走。剛剛行出檢查處，就有十多個人圍了過來。看他們穿着縮水西裝竹筒褲，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阿飛沒有什麼區別。他們爭着要做生意，什麼打火機、香烟、原子筆、女裝絲襪、內衣褲什至人們身上穿着的西裝，他們都要買。待我們說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他們說：「最低限度你們也許會要換些盧布零用吧！我們可以換給你們。」每英鎊可換得六至七個盧布，比在當地海員工會兌換每英鎊兩盧布多一點，實在便宜得多。當時我們還不敢多換，因為恐怕在購買東西的時候會受到人家的盤問。可是後來到海員工會購買東西，却一點也沒有過問錢的來歷，我們也感到非常奇怪，後來才知道原來在蘇聯各城市「黑市兌換」已經成為公開的事。怪不得途人看見我們在大街小巷為兌換而討價還價地視若無睹。在這里我想講給笑話，不過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是許多海員都知道的事。

英鎊未用清 主人強留客

我認識一位中國人，他是做生意的，在英國T埠代理中國貨。有一次他從中國乘飛機經莫斯科轉英國，到了莫斯科，他在過境申請書上的「外幣入境」一款，填寫英鎊四十鎊。因此他被送到一間一流的大酒店去。那裏有豪華的酒吧、舞場、輪盤等玩藝，但這位先生是個純謹的人，吃過了飯就回到房子去等候着航空公司的通知，好轉往英國。由於他一天用不了多少錢，所以一等就是一個星期，還沒有班機去英國。私事已經辦完了，呆在那裡十分無聊，心里也感到疑惑，因此，他就到領事館去。領事館的職員也大惑不解，事實是天天都有班機去英國，為什麼他會被留下來呢？後來才想到麻煩就出在那四十英鎊。當時職員就笑慰他道：「別心急，等到酒店經理發覺你的四十鎊已用完了，你就會被遣送出境的。事情的確是這樣。」

又有一次，我們有位工友到當地海員工會去，因為想喝點酒，就換了一英鎊，但他却沒有留意時間，

換到盧布後到酒吧間去，「咁咁够鐘」。管理員不肯賣酒給他，那工友只好把盧布拿回兌換處去要求退換，但兌換處的人員說是「出門不換」。工友說：「你們不許我們攜帶盧布出口，又不肯退換，是全不講理的。」但是，不管工友怎樣說情說理，兌換處一於不理，什至說：「你攜帶出口也不會有人過問的。」後來工友在怒髮冲冠底下，大聲咒罵，甚至把盧布扔在地上，他們也毫不動容。這種「修養」精神，的確令人「佩服」。

「工會副主席」竟做人情婦

還有些稀奇的事是，當地的海員工會的男女職員（女職員佔多數）和各國航抵該地的輪船上的白種海員，有深厚的「友誼」，經常在各船上開聯歡舞會，海員工會闖府光臨，工會活動也休息一晚。在船上舞會中，那些蘇聯女職員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氣襲人。音樂是西歐最流行的「阿哥哥」、「茨仔舞」，扭身扭勢，不堪入目；喝的是船上的「威士忌」「拔蘭地」，整夜瘋狂，差不多到天亮才肯回去。而岸上當值的「邊防軍」却毫不干涉。大家都知道，我們英籍船長的情婦，就是工會的「副主席」，他們未正式結婚，却已經有了孩子。今年一月，當我們重到該地的時候，她又因為快要生產而告了假。

船員有小病，醫院強留醫

最可笑的是凡停留在蘇聯境內的輪船，船長都不太喜歡船上有病的海員在當地求醫，因為不論病情輕重，當地醫生都要把病者留院醫治，原因也當然是在於你口袋里的外匯。當然，如果是真正有病的話，留醫是件好事，但為了一些癬疥或香港腳而硬將海員留下，那就非海員所願意的。我們船上一位工友為了生「炸腮」，醫生要他留醫，他當然不願意獨自一人留在這言語不通的地方，但經過幾次交涉，醫生也不答應放入，後來還是讓我們船長的情婦以工會名義出面搞掂。聽我們的船長：醫院里經常住滿着很多外國海員，都是因為很微小的疾病，而給醫生留下來的。這也是怪事之一。

總之怪事多得很，例子說不完。例如「邊防軍」大談生意經，帶水員要船上給他一些裸體模特兒的畫報，海關和移民局在船上討香烟、洋酒，在今天蘇聯，都成為見怪不怪的事。老實說，對這些奇形怪狀，我一點也不覺得好笑，相反地我只有覺得難過。一個經過無數先烈拋頭顱，洒熱血，幾許艱苦才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剛剛擺脫了鎖鍊，會幾何時，又加上新的鎖鍊，何時才能再次擺脫？要經過何等困難，何等犧牲，這都是使人痛心的！

當我們每次抵達摩爾曼斯克的時候，在外幣入境一項填上可觀的一個數目，因此，外輪代理處的負責人，經常要求我們的船主協助勸告我們上街去玩。什麼遊藝會，什麼土風舞，都給我們拒絕了。有一次聽說有一場代表兩個省份的球賽，我們的船主很早就替他們作了義務宣傳。的確起了「動員」作用，我們一共去了十多個工友。當我們來到售票處的門口，圍集着幾大堆人，爭先恐後，擁來擠去，我們只好望場興嘆。幸而海員工會的响導員自告奮勇，拼命打尖，才買到票入場。球賽開始了，打得很熱烈，他們把勝負看得十分認真，經常為了一個錯誤動作而爭吵起來。後來為了一個球員的粗暴動作，而鬧成兩隊混嘈，幾乎連球証都打一頓。當我們成群結隊進入看台的時候，蘇聯觀眾的表情，似乎感到訝異，細語頻頻。我們找到座位之後，前後左右的人們，都點點頭表示招呼。在我的旁邊有位中年工人，抱着一個大約兩歲的孩子，他用親切的眼光望着我們，低聲問我們是日本人嗎？我說是中國人。當他知道我們是海員之後，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我也是個海員呀！」他似乎很激動，但因為言語的隔閡，只能說出上海、大連等地方名稱。他的孩子爬出了座位，為了提防他跌倒，我輕輕地抱起來交給他，他沒有來接，只指住我告訴孩子很多東西，孩子笑了，他也在笑。不過笑得很勉強，並且搖着頭作輕輕嘆息。一會兒天變了，下着毛毛雨，我們工友沒有雨具，情形很狼狽，可是這時候，忽然有一隻拿着報紙的手從旁邊伸過來，替工友遮着頭髮，原來是一位老太太。我們工友立刻尊敬地把它推回去，要她照顧自己，但她無論如何也要把報紙送給工友，奇怪的是其他的人，也效法把報紙送過來，使我們十分感動。



雜 感 三 則

文教

比賽放爆竹，無異於比賽燒鈔票。如果說稍有不同，那不過是大放爆竹，附近的人都前來觀看，知道某某人賺了大錢，有錢沒處花。比賽放爆竹的人花了三兩百塊錢放爆竹，所得的結果不過是讓人家知道他們很有錢而已，這已經是很不值得的了，如果因燃放爆竹而把全部財產再加上性命也燒掉，那就更不值得了。某家人同別人比賽放爆竹，引起大火，不但害了自己，而且禍延無辜的鄰居，那真可說是一件「損己損人」的事啊！

爲什麼有人要做這種「損己不利人」、甚至「損己又損人」的事呢？還不是爲了炫耀自己有錢！如果那些人錢太多又怕別人不知道，我倒建議他把那三兩百塊拿去在報上登一則廣告，宣佈「本人錢太多了，請公衆人士垂察」云云，這至少比燃放爆竹安全，而且知道的人豈不更多嗎？

＊ ＊ ＊

貧富懸殊，是不平等的社會必然存在的現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這些話，都是形容與說明貧富懸殊的現象的。在星馬社會，這種現象是越來越嚴重。窮的人越來越窮，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有少數人在一夜之間賺了十來二十萬，有很多人辛辛苦苦勞作了一輩子，還積不到足夠買一副棺木的錢。有少數人每月薪酬三千五千，甚至一兩萬元，多數人却每月不足一百五十元。生活安定啦、生活舒適啦、買汽車購洋樓啦、這是對什麼人講的呢？難道是對廣大的窮苦人講的嗎？不，這只是對少數富裕的人講的。少數富裕人能代表廣大下層人民嗎？誰授予他們這種「代表權」呢？那些眼睛只朝上不朝下的人，就老是把社會的中上層

人士的生活，當作下層人民的生活，如果他們寫起文章來，必定歪曲了現實，歪曲了人民生活的真相，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當我們說「面向生活」的時候，要講清楚面向什麼人的生活。如果是專門面向那些有汽車有洋樓，有錢有勢的人的生活，這樣的寫作者不是「趨炎附勢」又是什麼呢？不是怕有錢有勢者的馬屁又是什麼呢？

＊ ＊ ＊

有些人也寫一些關於窮苦人的生活，他們筆下的勞苦大眾，竟是一群軟弱無能的胆小鬼，叫人讀了真是惱火。「可憐可憐我吧，我一家老小都靠我一個人做工維持生活。」這是他們寫一個工人向老板哀求不要開除他。「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你就借我十塊錢吧，下個月我一定還給您的，求求您啊！」這是他們寫一個窮苦的司機向發了財的親友借錢的情形。諸如此類的「描寫」，不勝枚舉。這種「描寫」，長了富人的威風，又企圖滅勞苦人民的志氣，真是可恨！俗話說：「人窮志不窮」，如果窮人都像那些「文人」所寫的那樣沒有志氣，沒有骨氣，就不會流傳「人窮志不窮」這句話了。溫故而知新，翻開歷史來看一看：陳勝吳廣、赤眉、綠林、黃巾軍……直到義和團起事，這些都是窮人幹的事，你敢說他們沒有志氣嗎？這樣的窮人爲什麼不寫，偏偏要寫那三兩個跪在大老爺大闊佬脚下求饒的窮人？這不是說明那些「文人」對窮人有傳統性偏見又是什麼？我懷疑他們是站在富人的立場來寫窮人，難怪寫歪了。如果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來寫勞動人民，情形絕不是這樣。

生命的價格

秋克

看完了朱自清的一篇散文，生命的價格——七毛錢。不禁激起了憤慨！「生命本來不應該有價格的；而竟有價格」（朱氏語）。生命何價啊？一條小生命價值七毛錢，比豬狗還賤得遠呢！怎不令人痛恨，激憤。

舊社會的封建殖民地時代，一切買辦階級，官僚資本主義和地主階級；販賣奴隸，以爲他們謀利賣命，甚至世世代代的生命底自由就斷送在他們的手裡——商業資本的政權下。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裡的黑人，他們所遭遇到的命運，不正是雷響的控訴嗎？！

如今，殖民地時代在名稱上算是過去了，但是一切舊形式的統治仍根深蒂固的承襲着。尤其在所謂太空時代的今天，在商業高度發展的社會裡，人類的生命更是成了自由競爭市場的熱門貨了；下至勞苦大眾，上至被僱用的兵士，他們的生命都成爲金錢的交易品了。縱觀資本主義底國家社會裡，在金錢主宰下，生命被列爲最高的拍賣貨品。下層階級人類出賣他們最低價的勞動力爲大資產階級以最高價所拍賣；另一方面又從這些廉價的勞動者身上刮取得更高的利潤。這買和賣之間，雙重的迫害，是充滿着最最深的階級仇恨。

尤其是所謂超級強國的國家，爲了爭奪世界霸權，不惜使出種種威脅利誘的卑鄙惡毒手段，侵略屠殺弱小國家民族，施行經濟壟斷和民族壓迫。帝國資本主義國家，爲了鞏固其超級霸業，更無恥拍賣其附庸國的人民，以充當他們的先鋒——炮灰，企圖阻止社會的改革。

廿世紀的人類啊！生命的價格究竟值得幾何呢？有的！人類的生命最高價值，不是金錢，而是「自由，和平，平等」！

傷員就是命令

(老搗)
湯萬維希

我在下寮區衛生學校畢業後，回到省裡等待分配工作。幾個女朋友老是問我：“薇蘭呀，你是想回縣裡還是想留在省裡？”看來，她們都希望上級把她們分配到家鄉去工作。我呢，也是這樣想。十三歲時我就離開了家，離開了村莊，我是多麼想念媽媽啊！

離家那天，我不了解媽媽出了什麼事。那天，敵人來「掃蕩」我們村，他們撤退後，在樹林的窩棚裡躲避的我一口氣跑回村裡。我們村裡原來就很窮，經過敵人的“掃蕩”更是瘡痍滿目；房屋差不多全被燒毀，焦黑的屋柱孤零零地立在灰燼中……我的家沒有被燒，我媽正坐在塘灶旁把糯米飯裝進竹筒。不知怎的，媽媽不願意看我。她滿面愁容。我挨她身邊坐下，心中疑惑不解，却不敢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的衣服雜物，媽媽都給我收拾在籃子裡了。吃過飯，媽媽把糯米飯遞給我，要我馬上到縣裡跟爸爸住在一起——我爸爸在縣裡的地下機關工作。我躊躇不定，心想：究竟為什麼要我這樣突然離開媽媽，離開村莊呢？媽媽却只管催我走，她說：「什麼原因，現在還不能跟你說。」說罷，她眼淚簌簌地流下來。我也跟着哭了。我的哥哥姐姐們都離開家參加了革命，我是最小的，我像母雞翅膀下的小雞一樣，怎能離開媽媽呢？要是我也離開媽媽，早上誰陪着媽媽到山田上除草，傍晚誰陪媽媽到溪裡打水呵？……

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幾天裡，離家前的事像個刺似的扎着我的皮肉，我盼望回到家鄉工作，和媽媽在一塊兒，也好好向媽媽問清楚為什麼那天她要我走得那麼倉促。幾天晚上我一躺下便彷彿看到媽媽那雙鬱鬱不樂的眼睛。——後來，爸爸告訴我，在那次“掃蕩”中媽媽遭到了敵人的蹂躪，她怕我住在村裡有危險

，所以才一定要我立即到縣裡跟爸爸住在一起。

工作分配下來了。幾乎所有的同學都回本地工作，而我却被留在省裡。聽到這個決定，在幹部面前我盡量抑制着才沒有哭。但夜間躺在窩棚裡時我偷偷地哭了。

過了幾天，省裡的幹部次布哥把我叫去談話。他也許還不知道我不安心工作，或者知道我偷偷地哭過，却裝作不知道吧？他直截了當地把兩項任務交給我：第一是負責醫療站的護理工作；第二是管理醫療站的藥品。

我到了醫療站。在這裡，我第一次和傷員同志們接觸，親眼看到了同志們的皮肉是怎樣被敵人的子彈撕裂的。我原來在學校學習的都是理論，所做的救護實習也都是正常人身上的想像的傷口。現在，我所面對的却是真正的傷員。他們有的上肢骨折，胳膊吊在脖子下；有的雙腿上了石膏，不能走動，有的頭上纏滿了繃帶，只露出兩隻眼睛；也有的是輕傷，可以走動，可以坐着談話或打撲克。還有幾個病員，一到瘧疾發作就用被子蒙住頭躺着。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感到很痛苦，看到這些我覺得好像是自己身上的創傷和疾病一樣，心中痛如刀絞。在傷員中還有些民工。我知道，傷病員們是爲了老搗祖國，爲了老搗人民而流血患病的。聯想到自己只因不能回家鄉工作而鬧情緒，我不禁羞愧得臉上熱辣辣的，在藥房，我看到藥品很少，很擔心不能很好地爲傷病員服務。醫生阿蒙歌鼓勵我說：「薇蘭，別擔心，我們會幫助你的。」

醫療站的傷病員有時多到將近一百人。護理人員除我之外還有陶松哥和坎基姐。我們工作不分日夜，吃飯睡覺沒有定時，有時夜裡稍微合一下眼就得起來給傷病員洗衣服，因爲白天還要照顧傷病員哩！然而，儘管我們盡力工作，傷和病却依然使傷病員煩躁不安。我們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缺乏藥品。因爲交通困難，中央撥下的藥品好幾個月都沒運來。傷病員中有的人不了解情況，對我們產生了懷疑。奔通同志的傷口腫了起來，我給他洗傷口時，他沒好氣地問道：

「這樣的傷口光用水洗能洗好嗎？藥庫裡的藥留給誰？我們不應該得到幾滴盤尼西林嗎？你這是用什麼水洗呀？」

奔通的一連串話使我不知如何是好。昨天，連消毒用的紅汞也用完了，至於盤尼西林，消炎片，那在幾個星期前就沒有了。我想把這情況告訴奔通，讓他了解醫療站的困難，但不知怎的却說不出來。奔通見我默然不答，更加生氣了；他冒起火來，狠狠地數落我一頓。我咬住牙忍受着。後來蒙醫生看見我哭了，問我：「薇蘭，又被誰責怪了吧？」我說：「沒什麼，我哭是我爲傷病員的難過。他們負了傷，生了病而沒有藥醫，我只好竹葉和番石榴葉燒水加上鹽給他們洗傷口。」

沒想到蒙醫生却說：

「這辦法很好嘛，應該採用。要努力尋找更多的草藥來代替我們缺乏的藥品。」

後來，傷員們見我天天用竹葉水或番石榴葉水給他們洗傷口，漸漸了解了醫療站缺乏藥品的困難，他們的情緒有了好轉，對我比較和氣了，也很少有人罵我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每次給傷病員服藥打針，我就細聲細氣地勸告他們安心治療，並把醫療站的困難詳細告訴他們……。結果，像奔通這樣脾氣不好的同志也都改變了態度，向我道歉，叫我別把上次發生的事放在心上。他說，只有工作不好的人才該責備。

一個月很快過去了。我漸漸熟悉了工作。困難雖然還不少，但我已經不担心害怕了。每天我都感覺得到新的快樂。傷病員了解了我們站的困難，這對我極大的安慰。我對工作開始感到興趣了。

一天，我遇到聽鐘縣的幹部布倫哥，他是到省裡開會的。我還沒來得及“誇耀”自己的進步，他就告訴我一個意外的消息：

「敵人將要“掃蕩”德仁區了！」

「消息可靠？」

「可靠。我們要求省裡調你回縣搞一段時間的反“掃蕩”工作，省裡已經批准了。」

事情來得太突然，我不知說什麼好，愣愣地站在那裡盯着布倫哥。布倫哥又說：

「別担心，薇蘭。你在德鐘搞過群眾工作，你熟悉和熱愛那裡群眾、土地，就像畫眉熟悉樹林，鹿兒熟悉溪水一樣。」

「我是沒什麼担心的，只是剛開始熟悉醫療站的工作……」

「以後你再回站裡工作嘛。我們又不像小伙子們那樣吹笙引誘你，把你誘走不讓回來。這只是臨時的任務，省裡認為要有熟悉群眾，熟悉地方的幹部去做。革命工作就是這樣呵，薇蘭。」

我和由坎博指揮的十五個游擊隊員到仁村去幫助群眾轉移財產和耕牛。在路上，我們遭到了敵人的伏擊。突如其來的槍聲使幾個同志有點害怕。幾分鐘後，我們聽出敵人的槍聲中有兩挺機關槍在射擊，估計有二十五人左右。我動員同志們聽從坎博的指揮，沉着應戰。我們一共有七支步槍和一支由我使用的卡賓槍，每人有兩顆手榴彈。我們把沒有槍的人和有槍的人配合在一起，把手榴彈準備好。敵人以為我們人少，吆喝着沖上來。一批手榴彈在他們跟前爆炸，他們都趴在地上，把頭鑽進樹叢。我看到一個傢伙彎腰曲背地躲在一個土丘後面，一邊打着湯姆生一邊吆喝士兵往前沖。我告訴身旁的同志叫大伙集中火力向他射擊；一排槍響，這個敵人應聲倒地。原來他就是隊長，肩上還戴着軍銜呢！

我方有一人負傷，血流如注，必須立即包紮。我向坎博報告後，把卡賓槍交給一個沒有槍的同志，冒着彈雨徑直跑到傷員那裡，把他擡到後邊。敵人也許是發現了我，兩挺輕機槍集中火力向我射擊。為了不

讓我背上的傷員第二次負傷，我揹着傷員在樹林穿來穿去，不讓敵人瞄準開槍。

我剛給這個傷員包紮好，又一個同志掛了花。我又不顧敵人的槍彈，沖上火綫揹下傷員，有時我好像是被敵人的子彈打倒在地上，一霎眼我又爬起來往後跑了。

戰鬥持續了三十五分鐘，敵隊長被打死，另兩個士兵被打傷。敵人扔下隊長屍體，抱頭鼠竄了。

有個同志見我衣服上血迹斑斑，便問道：

「薇蘭，你怎麼啦？掛花啦？」

我搖搖頭回答說：「不是。我揹傷員，這是他們流的血。」

但另一個站在我身旁的同志却嚷起來：

「沒錯兒，你掛花啦？脖子被打傷了！」

原來我真的負傷了。是什麼時候被打傷的，我不知道。大概是我爬到火綫揹第二個傷員下來的時候吧！當時，我覺得敵人的機關槍好像集中向我掃射，子彈擦在樹葉上沙沙直響。……等我自己包紮好了傷口，所有的同志都叫我轉回醫療站去。我忍着痛，裝出傷口無關緊要的樣子，以求繼續執行戰鬥任務。不一會兒，傷口一陣劇痛，大量出血，我臉色蒼白，頭暈目眩，站也站不穩了。同志們便決定把我和另三個傷員送回醫療站去。坎博和剩下的同志繼續到仁村去幫助群眾進行反“掃蕩”。

兩個月後，我的傷口痊癒了，就留在醫療站工作。

醫療站的傷病員人數還是和從前差不多。藥品依舊缺乏。我想應該開動腦筋，改善傷病員的伙食，使傷病員更快地恢復健康。於是我經常和炊事員在一起，動員他們嚴格執行醫療飲食制度，在節約原則下盡量搞好伙食，使傷病員能吃上可口的飯菜。我利用中午，晚上的休息時間，去捕魚，打野獸，採竹筍，野菜，還養了十五隻雞，七隻鴨和兩頭豬。

傷病員們因為轉戰南北，衣服都破爛了，我動員村里的大娘們和姑娘們給他們縫洗。傷病員們見到群眾這樣愛護自己，萬分感動，個個情緒高漲，安心治療，希望早日重返前綫。而大娘，姑娘們也認為這是她們為反美救國事業作出貢獻的機會，是報答為她們戰鬥流血的戰士們的機會。

醫療站的藥品本來就不夠，附近各村生病的群眾也到醫療站來要求發藥，這樣就更缺了。最缺的是抗瘧藥，因為幾乎沒有人不患瘧疾。面對着這種情況，我決心充分利用草藥來解決一部分困難。我去找我的哥哥陶端（他剛從中央醫士學校畢業）請教關於草藥的知識。同時，我還是去找老人們請教民間藥方。我哥哥，蒙醫士和省幹部坎博，都積極鼓勵我，答應幫助我搞好。

我動員坎溫，菲姑和約姑到樹林里採草藥。起初，我們從奎寧樹藤煉製抗瘧藥，從“毒胡”煉製治肚痛藥，從“亞火”藤煉製補藥。後來，我們還從草藥中煉製抗菌素和治天花的藥。

我組織了十個同志到原始森林去採藥，這些樹林

位於老撾——越南邊界上，要走三四天的路程。

我們在雨季中遠出採藥，大雨一陣又一陣地從阿速坡山上下來。會在下寮地區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這種傾盆大雨。樂拜、博拉等溪的洪水汹涌奔騰，好像把森林也要沖走似的。有時雨下得太大，我們根本沒法燒飯，大伙只好吃把生米充飢。山路又陡又滑，才走一天一夜，就有一個女同志摔脫臼了。大象一群一群地走着，扳倒了不少樹木；它們夜裡吼叫得很兇，弄得有些同志無法入睡。

走到半路，阿卡要求回去。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太困難了。我看我們不一定能走到目的地，走到了也不一定找到藥。我們缺藥可以到上面去要，有多少用多少，沒有就算了，何苦爬山涉水，去幹沒人指示我們幹的事兒。沒有任何命令要我們這樣幹！」

我一聽氣得直想哭。阿卡怎麼說這樣的話呢？我說：

「阿卡，我不讓你回去。傷員們在前綫不惜流血，難道我們能吝惜氣力嗎？」

阿卡依然賭氣地說：

「我問你，這是省裡命令我們幹的還是我們自己幹的？」

「我們這樣幹不需要什麼命令，傷員就是命令！傷員們身上的創傷難道不比我們所遇到的困難更難受千百倍嗎？」

阿卡聽我這樣說，才決定不回去了。我們繼續前進。第三天，我們走進了一座好像是自古以來無人走過的原始森林。當然老人們從前一定走過，否則他們怎麼知道這裡的草藥多，叫我們來採呢？我們從小就熟悉了森林，可是這座原始森林竟是這樣荒蕪陰森，以致我們心中也不免有幾分畏怯。不過，因為這裡肯定會有很多草藥。我們就忘記了疲勞，立刻分頭尋找了。我們沒走多遠，在我們宿營地旁邊，就看見纏繞着好多的奎寧藤，簡直像蠶繭一樣。其它草藥也觸目皆是。這天夜裡，我們因為背兜裡裝滿草藥心裡樂得不行，又因為實在太累，所以大家都睡得很香甜。次日早晨，我們揹上背兜往回走，個個都感到精神百倍。我揹的背兜足有三十多斤重，脖子上的傷口有點發痛，但我不去理它。我想：只要傷病員們有藥用，我這點苦算什麼！再忍耐幾天就好了。

草藥是採到了，但要製成藥還有不少困難，有人不大相信能製成，我自己也有點擔心。採藥隊的同志回來後幾乎都打起擺子來，有的連着兩三天發燒，飯粥不沾咀。要煉製一鍋草藥不是幾個小時的事情，需要煉製幾天幾夜。我根據同志們的健康情況來安排燒火。身體較好的多燒些時間，身體較差的少燒些時間，使經常有人守着藥鍋，保持適當的火候。我每天打一次擺子，打過之後我就爬起來跑到藥鍋旁邊。因為我老是擔心藥燒不成，有幾夜我幾乎一點也沒有合眼

。第一鍋藥在爐灶上嘖嘖地沸騰着，我的心也跟着翻騰。燒了兩夜，藥水變稠了，差不多可以加上賦形劑壓製成片了。第三夜，輪到我和菲姑守藥鍋，從天黑守到半夜，忽然聽到有個傷員叫我的聲音，我便跑出去。原來這個傷員的傷口發腫，脹得很痛。我給他洗了傷口重新包紮妥當後，轉到藥鍋前，只見菲姑在打瞌睡，爐火燒得很旺，鍋裡的藥被燒焦了，發出一股焦味兒。我氣得眼淚直流。這是第一鍋藥啊！同志們的多少心血竟這樣和藥水一起被燒焦了！

我們着手燒第二鍋。四天之後，這第二鍋——也可以說是第一鍋藥燒成了。藥最後被壓成片劑，由於用手工壓製的，表面粗糙，並沒有機壓的那樣好看，可是我們很愛看。我吩咐燒藥的同志們先不要聲張，等試驗藥效再說。我和另兩個從採藥回來就打擺子一直沒有好的女同志先試服，連服三天，病就好了。但我還不敢把這效果告訴別人。我又拿藥給機關裡的一個同志吃。這個同志一星期來打擺子打得很厲害。當他每次呷一口水，臉一皺，“呃”的一聲把藥吞下時，我內心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既為他吃苦藥難過又為自己擔心。我連着三天送藥給他吃，第四天他的病也完全好了。他那張被瘧疾折磨得憂郁的臉掛上了笑容。這時我才對他說：

「你吃的藥是我們自己做的！」

「怪不得，看來有些異樣，」他雙眼閃光，「不過，效果很好，很好！嘖嘖，你們真行，真行，真的是你們做的嗎？」

「真的！」

「那我得馬上向省裡報告！」

他說着就要下來，我忙攔住他說：

「你儘管休息吧！你的腿還這樣顫抖，爬不過省委會附近的那個山坡呀！我已經向省裡匯報過了。」

第一鍋抗瘧藥總算是煉製成功了。我們很高興，所有知道了的人也都很高興，大家來同我們握手道喜。省委會的同志們對我們說：

「對於先進國家來說，製藥不是什麼難事。但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奇蹟，因為過去統治者不單掠奪了我們的物質財富，使得我們兩手空空，而且掠奪了我們的文化，使得我們愚昧落後。現在，我們是在搞革命。只要有堅毅的革命精神，憑着我們的雙手，我們就能製造一切。革命將給我們帶來文化，帶來智慧。今天我們製成了抗瘧藥，明天我們就能建設溫飽幸福生活！」

當我拿起筆寫信給媽媽，把煉藥成功的喜訊告訴她老人家時，我心中充滿了難以形容的欣樂。我不禁想起媽媽要我離開她時的情景——她為了不讓我也像她那樣遭到獸兵們的污辱，才不得不忍痛要我離開啊！我暗自下決心：「一定要更好地工作，以便為媽媽報仇雪恥！」

風波

獨幕劇

藍穆

人物：

韓宇秋——十五歲，是一個肯求上進的中學生。

（簡稱韓）

曾舜施——十六歲，宇秋的同學。（簡稱曾）

倪正敏——十五歲，宇秋的同學。（簡稱倪）

馮繼耘——十五歲，宇秋的同學。（簡稱馮）

麥志——十七歲，性格豪爽。宇秋的同學。

（簡稱麥）

王嬌莉——十六歲，富家千金，驕傲且善妒忌。宇秋的同學。（簡稱王）

莫文財——年約四十，勢利眼。中學男教師，且兼中文學會的指導。（簡稱莫）

時間：下午。

佈景：某中學的中文學會辦事處。正中的牆上掛着一幅水彩梅花及幾幅用碳筆畫成的歷史人物，計有：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

幕開：韓宇秋在辦事處內的桌上，細心的在設計標頭圖畫。少頃，曾舜施靜悄悄地閃進來，蹑手蹑腳的溜到韓宇秋的背影後。

曾：嗨！真用功。

韓：（猛地一跳）是你？嚇了我一跳。

曾：（挑皮的打一個揖）對不起。

（接着走近桌旁，順手拿起韓宇秋在設計的標題圖畫來看。）

曾：宇秋，你畫得真好。

韓：真的嗎？（抬頭笑笑）哪，好在那裡呢？

曾：你設計的和他們有所不同，是能夠影響到我的情緒。嬌莉所設計的，太呆板了，使人看了，絲毫不活潑，給人感到總是X + Y = Z式的。

韓：我可接受不起你的高帽子。

曾：這是事實，我不隨便讚美人家，（詳看了標題，半晌）咦？看標題上的字意，好像不是論文一類的文章吧。

韓：唔，我看多半是散文。

曾：我就喜歡讀散文，可惜上一期的壁報裡，議論性質的文章比較多。而這些作品，大多數是老調重彈，並沒獨特的見解。（似想起了什麼）呢！宇秋，你曾經好多次在會裡誦讀的那幾篇散文，我們都被你的文章所感動，你寫得這樣好，為什麼不在壁報上發表出來呢？

韓：（欲言又止。）……

曾：（似有所悟）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嬌莉妒忌你，不把你的文章登出來。記得在你榮獲N大學所主辦的全國文藝創作大比賽的金像獎後，莫老師還曾經在課堂上對同學們說：各位同學，現在讓我來向你們介紹宇秋這位同學一下。（模仿莫老師的模樣，聳一聳兩肩）宇秋同學對於文藝有極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散文。她希望將來能成爲一

個文藝工作者。據我所知道，她的筆名有好多個，有夏雨，洛芒……等，相信大家是不會感到陌生。宇秋同學的作品以風格獨特、文筆灑脫見稱。她的作品會廣泛受到青年人的愛好，是因為她具有年輕人所特有的寫作態度——輕快、明確、更有鮮明的愛憎的感情。

韓：那不過是莫老師的誇獎吧了。

曾：一等到莫老師講完，同學們都熱烈地鼓起掌來，只有嬌莉默不作聲，她黑着臉咬着嘴唇……

韓：（阻止）舜施，說話小心點，可能你誤會了她。

曾：我並沒有誤會。（指着牆上的幾幅畫）當莫老師決定把你的畫掛在辦事處裡時，嬌莉便說你驕傲，還罵你懂得寫幾個字，畫畫幾筆，又有什麼了不起。

韓：嬌莉說我驕傲？

曾：嗯。

（韓宇秋不作聲的蓋好圖案顏色盒，然後把水彩筆浸在水瓶中。）

曾：你畫好了？

韓：（點頭）唔。

曾：（走過去）你好像很喜歡畫人像？

韓：（含笑）你怎麼知道？

曾：因為我看你常畫人物，（略停）並且你的人物線條畫得很好。

韓：你又來。

曾：告訴我，你為什麼喜歡畫人像？

（韓宇秋一時不知怎樣回答她。）

曾：（又問一句）你為什麼這樣喜歡畫人像？

韓：我認為描繪人物最有意義，因為我們描繪各種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思想感情，用筆描繪在紙上而表達出來。

曾：這樣說來，人像不是更難畫得好嗎？

韓：祇要肯下工夫，用心去學習，就不覺得難了。

曾：宇秋，你說得很對。

（曾舜施在無意間看見韓宇秋的书包下，壓有一張稿紙。）

曾：咦？又有新作品，可以先睹嗎？

韓：可以。

曾：（高舉着稿紙，很富感情的唸。）

今夜

每一個燈籠，

都掛起了一個

節日——中秋

月光注滿了

這小小的場地

場地上

有年青的心在奔放

每一顆心呵

是這麼的激昂

聽哪

鏗鏘的誦頌

動人的話劇

……

掌聲

震撼着每一個人的心

直到踩着雨絲歸去

…… ……

曾：（唸完了詩，稍歇一口氣，讀着）宇秋，妳這首寫得很好，是不是打算在壁報上發表的？

韓：不是。

曾：爲什麼？

韓：我把月光會歌頌得太好了。

曾：詩歌，本來要歌頌的，就是一切美好的東西。

韓：我知道，不過，還得現實一點。否則，就成爲一篇憑空幻想，詞藻美麗，內容空洞的作品了。假如將我這首詩刊在壁報上，讓那些參加過月光會的同學看了，一定笑掉門牙，認爲我把月光會讚美得太離譜了。

曾：（感嘆）可惜我那次不能參加。

（就在這時，麥志、倪正敏、馮繼耘等數位同學上。）

麥：（一邊走進來，一邊爽朗地）宇秋，設計得怎樣了？

韓：好了。

倪：做得真快。

（大家圍在桌邊，觀賞標題圖畫。）

衆：（七嘴八舌）很好哩……

韓：那裡，還要大家多多的指教。

衆：我們懂得當然告訴妳，不過，談不上指教。（指標題）其他都設計得很好，只嫌標題寫小了一點。

韓：（感激）謝謝你們，以後我把標題寫適當些。

（馮繼耘自桌上拿起那篇稿來看。）

馮：（看了一會兒，對宇秋）妳把月光會歌頌得太好了。

韓：是嗎？

馮：（回想）想起那天，莫老師和嬌莉兩人，真使人看不順眼。

（麥志、倪正敏二人從馮繼耘手中接過那篇稿。）

倪：是啊，妳那天放學後，便一直留在辦事處幫大家剪繩，把百多個燈籠全綁好。六點多，我們把燈籠全都掛起來。嬌莉才嫻嫻而來，指着那些較小的燈籠便繃眉搖頭的冷笑；還無理的批評起來，而閒坐在靠背椅上的莫老師見了，即刻走來，露出一副關心的樣子慰問嬌莉，嬌莉便說我們吝嗇，只買一角、角半錢的燈籠，我們聽了，便回駁她，她竟然跑到課室裡哭，莫老師不但不分是非，還狠狠地罵我們幾句，就跟着進入課室去安慰她。

韓：當時我並不在場。

倪：妳恰巧剛回去。

麥：提起莫老師，我就不滿，去年我得到演講作文比賽的冠軍，莫老師立刻向其他同學查問我讀那一班，當他一找着我時，便滿臉嘻笑的恭維我一番，接着要我參加中文學會，我當時對寫作相當有興趣，於是便一口答應了。今年，我留級，莫老師知道了，便開始改變態度，見到我就假裝看不到，甚至還當衆說我像條大冬瓜！

馮：我從高一班的同學口里，早知道莫老師的爲人了，他是個十足勢利眼的人。去年，他做我們的級任，曉得我的成績不錯，便拉攏我參加中文學會。他教我們華文，不知道他打分時有沒有看清楚，我的華文分數總是九十多分以上的。（回想）我記得有一次測驗時，我有一題翻譯不懂，一題改正不會，但是我胡亂寫上去，竟然還是保持九十多分。

曾：大家別多說了，應該先把標題設計貼在稿紙上，要排版了。

衆：好，好。

（韓宇秋打開抽屜，取出一疊很整齊的稿紙。）

韓：你們先拿到對面的走廊處去，我收拾這些圖案顏色。

（韓宇秋目送大家走出，轉過身打算收拾桌上的東西。王嬌莉目中無人，慢慢地走進來。）

韓：（聞脚步聲，友善。）嬌莉。

王：（不睬。半晌）我們的女作家，大畫家，這次很得意吧？

韓：（不解）得意？（放下圖案顏色）妳別口口聲聲的叫我女作家、大畫家好不好？其實，我還不是跟妳一樣，都在學習。

王：誰說一樣？妳得過金像獎，報紙上又時常登出妳的大作，不只我們學會裡的同學，什至全國的人們都知道妳的大名。

韓：（忙阻止），嬌莉，妳不要太過誇張，好不好？

王：哈哈，我嬌莉說話是從來不誇張的！（傲慢），你們幾個人所講的話我都聽見了。

韓：剛才大家只是對妳和莫老師有點批評吧了。

王：在女作家面前，難怪他們要批評我們了。（狡猾），大作家，請妳明白一點，上一期的壁報，由於版位問題，所以不能如願的把妳的大作刊出來。

韓：（不在意），無所謂。（善意），不過，據我看了上一期的那一些作品內容後，心中不免會產生着無限的感觸。無可否認的，都是比較枯燥、乏味的東西。看多了，也很難引起同學們的興趣。因此，我認爲：像這一類的文章，以後壁報最好少登一些爲妙。

王：哎喲，大作家竟然在我面前教訓我了。

韓：嬌莉，我並不是教訓妳，我只是把我個人的意見告訴妳。

王：哼！分明是教訓人家，還咀硬。

（突然，莫老師匆匆忙忙的進來。）

莫：嬌莉，誰敢教訓妳？

王：莫老師，是她，（生氣），她以爲自己很了不起，就胡亂教訓人。

韓：莫老師，我不是教訓她。

王：閉嘴。

莫：都別吵，（對韓，不悅），以後別隨便教訓她。（一屁股坐在靠背椅子上，氣喘如牛。）

王：（佯裝委曲的樣子），莫老師，宇秋不但教訓我

，而且還跟其他學會的執委，亂批評莫老師您和我，說什麼……我善於妬忌，莫老師勢利眼……庸俗……

莫：（聞之，暴跳如雷。）什麼？你們敢亂批評我和嬌莉？（橫起右手大力拍在胸膛。）我莫文財有什麼對不起你們沒有？我選你們當本會的執委，你們就放肆起來，不尊重師長，還欺負嬌莉。（坐回原位。朝嬌莉一笑，又迅速對韓黑起臉孔。）告訴你，今天的壁報不能再出了。

韓：（驚愕），老師，什麼原因？（對莫），你不能忽然間就停止出版壁報，大家已經在走廊那里編排壁報了。

莫：（着急），排版了？快去吩咐他們停止，說不出壁報了。

韓：這怎麼可以？

王：爲什麼不可以？莫老師沒有那麼多時間來教導你們，只好縮小範圍。

韓：出壁報並不花費莫老師的時間，（稍停），這一期的壁報，只單靠我們幾位執委及其他會員的分工合作，莫老師根本都沒有來教導或協助我們。

王：（搶着說），有妳這位了不起的人物在負責，莫老師何必要多此一舉，（對莫，得意）老師，是嗎？

莫：是，是。（對韓，命令）快出去告訴他們，不要排版了。

（韓一肚子的不悅，無奈地走出去。）

王：（洋洋得意）莫老師，你真行。

莫：（滿臉堆着笑容。）那裡，那裡。

王：（指桌上的圖案顏色，不高興），用完東西也不收拾。

莫：（附和），真是的，（稱讚）她做事沒有妳的認真，是不？

王：（樂極忘形），當然啦。

（莫老師從褲袋裡取出一包香烟，拿出一根，點火。）

莫：（有點不安），我真怕事情鬧到校長室去。

王：不會的。

莫：（吐出一口烟霧，綳眉），他們一群人可不是容易屈服的。

王：（若無其事），吶，您放心，我保證無事的。

莫：（似想起了什麼，高興），呵，是了，校慶也快到了，妳可得勸妳父親樂捐一千八百，或多出一些，那麼校長可樂得眯了笑。

王：當然，當然。不用我說，我父親自動會樂捐。（驕傲地一笑），我父親就喜歡做慈善的事。

莫：令尊真是個慈善家，了不起！了不起！（這時外面傳來一片吵雜聲。）

莫：（膽怯），糟，他們來了。

王：（胸有成竹），別慌。

（一群同學湧了進來。）

莫：你們爲什麼那樣鬧嘈嘈的，難道不懂下午班要上課嗎？

衆：（不理其話，憤怒），爲什麼要縮小範圍？

莫：（仰起頭抽烟。懶洋洋），我沒有空。

衆：沒有空？

麥：那是藉口。大家知道，中文學會的宗旨，是要提高同學對文學的認識及寫作能力。

衆：（搶接）是啊，沒有了壁報，參加中文學會又有什麼意義？

莫：（氣極），你們簡直是混蛋，敢在我面前大發偉論，告訴你們，我吃鹽比你們吃飯多，懂得的學識也比你們廣，（不屑），你們的文學修養都不夠我的深，還談什麼理論？

倪：我們的文學修養不夠你的深，但是，我們有一顆肯求上進的心。

麥：我們也不會因爲有一點才華而驕傲！

莫：（對麥）你這條大冬瓜，你有什麼才華？真是笑話。

（王嬌莉明白麥志所說的那句話的含意，忙道）

王：莫老師，麥志是在諷刺我們。

莫：（聞言），噢？諷刺？（假意回想），麥志，不，大冬瓜，你竟敢當面諷刺我和嬌莉？

麥：（理直氣壯）並非諷刺，我這個大冬瓜，呆頭呆腦的，又沒有文學修養，豈敢諷刺文學修養高深的莫老師。

王：（氣惱），你們滾開，吵得天翻地覆。

莫：你們不聽我的指示，就完全退出學會。

衆：沒有民主的學會，我們會自動退出。

（韓宇秋一言不語走過去把圖案顏色收放在桌子下的抽屜里，拿着水彩筆及顏料盤，出去洗淨，放回原處。）

韓：（對同學們），我們出去把那些東西收拾好。

衆：好。

（大家相顧一笑，看也不看莫老師和王嬌莉，便走出辦公處。

莫：我也給他們氣死。

王：我才不希罕他們參加本會。（瞥見牆上的幾幅畫），莫老師，幹嗎要把這幾幅畫掛上獻醜呢？不快拿下來，免得使人看不順眼。

莫：（支唔）……是，是獻醜，我沒有欣賞美術這門藝術的眼光。

（莫老師爬上椅子，把畫取下來）。

王：丟在垃圾桶裡好了。

莫：（捨不得），太可惜了。

王：醜畫要來幹嗎？

莫：也好，就把牠扔掉算了，（把畫捲起來，放進紙簍。）

王：這才舒服點。

莫：（走近王嬌莉身邊，輕聲地），嬌莉，記得代我多多向令尊及校長說幾句好話。

王：（笑笑），一定。

莫：（嘻笑），拜托妳了。

（莫老師和王嬌莉走出辦事處，鎖上門，帶着勝利的笑容相偕下台。）

（幕下）



美軍不來了

虛目

自從美軍宣佈不來星渡假後，社會輿論，一般都認為：美軍不來，可以減少許多「性病問題」，是好事。於是很為這個「健康社會」，頂額相慶。

實際上，美軍來或不來，這裏的色情玩意，照樣泛濫成災。芽籠

紅燈區、狄士加律、柔佛律，大小酒吧，照舊人慾橫流。這些肉慾供應場所，不都是公開的祕密么？為何能夠公開交易呢？那是得到鼓勵的。據一位名流說：如果沒有這些肉慾的供應場。那麼，男人的多餘精力，就沒地方去發洩，這樣會造成社會更不安，強姦案更多。妙哉，這一招「以色攻色」，不但解決了失業問題，連帶道德、治安問題，全都解決了，真是一舉數得。

難怪酒吧、夜總會、艷舞團等

等的新鮮香艷玩意，層出不窮，日漸趕上「國際水平」。翻開報紙分類廣告欄，聘請女招待、吧女，有無經驗均可，待遇優厚的消息整大版，從這裏，可以看到這個社會道德的淪亡。從這裏開始，多少少女墜入了火坑。

無乃外國旅客不實帳，還嫌這裏的色情架步不夠刺激和痛快。怎辦呢，那飛去的一千萬元外匯？乾脆亮出來吧，別再裝模作樣了，快點迎頭趕上吧！

編——後——話

青年文藝刊世以後，得到廣大群眾熱烈擁護的程度，大大出於我們意料之外，使我們感到即驚且喜。

喜的是，這和我們所堅持的原則相符合：我們不為名和利，我們只願意做為馬華文壇上的一撮小泥巴，小泥巴上栽種一些花草，至於這些花草能不能茁壯生長，以至開花結果，那就是靠群眾的灌溉和照顧了。

驚的是，我們真誠地覺得我們責任的重大，為了要把春來報，因此，我們每邁開一步，我們都嚴厲地要求，我們所發表的作品是否符合群眾的需要？

在過去的一段時期里，一些鬼魅魍魎的東西，憑藉着勢力，在文壇上呼風喚雨，興妖作怪，大聲大嚷：馬華文學就是我，我是馬華文學的中流砥柱。拼命濫制，以創作多為自娛，為名字亮相多為有趣。鬧得烏煙拉榻，像他們那類爛貨色，誰敢領教？虧他們臉皮厚，還刮不知恥地叫：「啲啲，馬華文壇經我的貨色一點綴，已由沙漠變成了綠洲。」他們以為群眾是傻瓜，可以輕易上當。結果，這群「文壇名人」，「威巴郎」（統統）在群眾的面前碰得焦頭爛額。但是這群傢伙死不悔改，耍盡噱頭，大賣廣告，在自己的「名著」上，把最光榮的履歷表全附上，什麼教授啦、名流啦、高材生、領袖……最後連相片也登上去了，妄圖讓他們的尊容深深印在讀者腦里……然而，可惜得很，由於他們太高貴，太上等，高貴到好比天上的星星，群眾只有仰視的份兒，跟我們的現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於是要高貴的，就讓他懸在半空中去高貴吧，我們活在這個世界，生存在這個時代，我們面對着現實！

從去年開始，春雷一聲響，幼苗萌芽茁長了，健康的刊物，好像雨後春筍般地迸發出來了。 在這

一片大好形勢底下，「青年文藝」也緊接着在七十年代面世，這些刊物的出現，使名流、名作家、超然派、頹廢派、唯美派的書刊，相較之下，黯然失色，讀者的眼光是雪亮的，「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一比，就顯出了他們那不生不死相，看了要噴飯！

群眾熱烈擁護正派文藝，那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去對待群眾的擁護？有一位讀者給我們的鼓勵，是最好的座右銘：「為群眾而創作、為群眾所利用」。

讓我們再一次祈望所有有正義感的文藝工作者，在互相鼓勵、互相援助、互相批評、共同前進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為群眾所喜愛的通俗作品來。讓蒼白無力的貴族文學在我們文化大軍的面前發抖吧！

最後，我們要向讀者致以歉意的，是由于我們的疏忽，以至在第一期的文字上，有許多錯誤。這種錯誤，我們將立即改正。同時希望在群眾的批評、監督、幫助下，讓我們的刊物能更好地為群眾服務。

- ☆ (一) 本刊為綜合性刊物，園地公開。最歡迎「反映群眾生活」的各種體裁的文藝作品。
- 稿 (二) 來稿請用稿紙謄寫。
- 約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同意者請先聲明。
- ☆ (四) 來稿如欲退回，請付回郵信封。
- (五) 稿末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 ☆ (六) 來稿請寄本刊編輯部。

歡迎批評
歡迎投稿



青年文藝創刊誌慶

青年文藝創刊誌慶

人 民 文 藝

人 民 文 化

福友亭冷熱飲品 賀

合眾文具社 賀

HOCK YEY TING
HOT & COLD DRINKS.
BLOCK 50, 755/64-65,
HAVELOCK ROAD,
SINGAPORE 3.

星加坡合洛路第五十座門牌七五五A/一五三
Block 50, No. 755A/153 Havelock Road,
SINGAPORE, 3.

青年文藝創刊誌慶

發 揚 健 康 文 化

余淑貞	陳安如		
伍玉梅	陳春霖	張桂珍	林護生
吳彩萍	鄭耀華	王振豹	陳小華
符惠英	林秀來	雍雙才	盧益春
楊素彬	陳金城	鄭大衛	莊珍珍
楊梅珍	黃麗華	張燕卿	孫美華

全
賀